日　　记

（1867）



德累斯顿　1867.5.1①　　晚上我们谈论费佳②到霍姆堡去的事。想到他出门以后只我一人留在这里，就战栗不安。以后我做什么呢？我甚至想不出我会多么孤独、悲伤，独自一人坐在这使人厌烦的三间屋内，又没有费佳，离开他我就不能生活的费佳。我劝他不要为我焦虑，我说我不会生病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，一切都会很好。他要我天天给他写信，我是非常高兴这样做的，这至少会给我一些安慰。然后他说，我们不在一起，对我说来，显然是很容易的，显然我并不爱他。但是他错了。如果我同意他到那里去，根本不是为了让他参加轮盘赌赢钱。说实在的，这样的可能我是不大相信的。但是我看到他开始对待在这儿感到厌倦了，变得易于激动。这是很可以理解的：他总是很孤单，没有一张朋友的脸，也没有一个可以交谈的人。我很满意我们在这里能设法得到书读，否则他会厌倦死了。到那里（霍姆堡）去是他的志愿，他的主意，为什么我不该满足他呢？否则他会在头脑里考虑来，考虑去，不能平静下

①陀氏夫妇1867年4月19日到达德累斯顿。——编者

②费佳是费奥多尔的昵称。——同上

来。他若能高兴一些，并且回到我身边，爱我如初，我会得到安慰，尽管我并不能抱怨说他不爱我。我们晚上读书，几个小时不说一句话；有时我微笑着看看他，或他看看我，总是高高兴兴。我很快乐。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。他说如果他到那里赢了钱，就会来接我，我们就住到那里去，这样一切都会很好。但我怀疑，这样做也许并不好，或者他根本不到那里去才最好呢。

星期四 1867.5.11[①] 今天是个下雨天，天阴沉沉的，孤独得可怕。我开始缝我淡紫色的女装，缝完以后，立即到邮局去。我预感到将会得到更多不愉快的消息。我走得很慢。取到一封信，从信中看，费佳显然愿意在那里住下去，继续赌博。我立即写信给他，说如果他愿意，可以留在那里，星期一、星期二之前不等他回来。我想他会留在那里的。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可能是必须如此的吧。如果他头脑里能摆脱赢钱的不幸想法，那该多好啊！这真使我伤心。

德累斯顿 1867.5.12 今天早晨我起得很早，相信费佳今天要回来了。我本来要到火车站去，可是，也不知为什么，竟先往邮局走去，在那里取到一封费佳的来信。他说收到了我的信，但没有收到我从银行寄去的款子，所以不得不在那里等着。这不是要在那里多呆些时候的借口吗？这信很滑稽。费佳抱怨牙疼得要命，要我耐心再稍等些时候。好吧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写信告他可以稍微多住些时候。

德累斯顿 1867.5.13 中午十二点我去车站，但费佳

---

①从5月4日到15日，陀思妥耶夫斯基花了十五天在霍姆堡赌博，把妻子留在德累斯顿。——编者

不在那里。然后到邮局，走路去的。我预料会收到费佳的信，说是输得精光，要我再寄钱去。后来果然确实如此。我立即给他写了信，并到银行去，但那位银行家正要关门，说是下午三点再开门。我回家去，走在路上喝了一杯咖啡。我把钱送到银行去。但是这回我的衣服好象并没有引起那位银行家的尊敬，因为他叫我站了半天，也没有象昨天那样送我到门口。

星期一 1867.5.15 今天我已经失去了见到费佳的希望，这时他却突然在远处出现了（在车站上）。我盯着他看了有一分钟，好象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然后我跑到他身边；我很高兴，很高兴，很快乐。他样子有点变了，可能是旅途劳顿所致。他有点脸红，然而我们的会见是非常愉快的。我们乘上一辆马车。回家途中费佳把他的坏运气告诉我……我很难过，然而见到他终于回来，同时又极度快乐……我一直赞赏地看着他，心里无限愉快。喝茶的时候他问有没有他的信，我就把她的[1]信给了他。或许他真的不知道这信是谁寄来的，或许他假装不知道；但他立即把信封撕开，瞥了一眼署名，就看起信来。

他读信的时候，我一直注意他脸上的表情。信的第一页他读了又读，读了很久，好象认不出来上面写的什么。然后他终于把信读完了，满面通红。他的手好象在颤抖。我假装不知道信是谁写的，问他桑涅契卡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亲戚）写的是什么。他说那信并不是桑涅契卡写的，向我苦笑了一下。我还从没见过他脸上有这种笑。这是一种既轻蔑、又怜悯的微笑，说实在的，我说不清楚，但这是一种可怜的、惘然若失的微笑。以后他变得完全心不在焉，简直听不出我在说什么。

---

①苏斯洛娃小姐的信。——编者。

星期二　5.16　今天我们醒来已很晚了。我们现在没有手表（费佳在霍姆堡把表当掉了），所以我们不知道时间。我开始整理我黑色的女装，这时费佳一直在屋里踱来踱去，惘然若失，魂不守舍，好象失落了什么东西似的，他继续读那封信。显然苏①的信件打动了他，得罪了他。我非常、非常想知道他对这种行为的意见。

星期天　1867.6.3　我们到“大花园”去听连济演奏的瓦格纳的战地进行曲。音乐很迷人，我们一直听完后才回家。这是在国外第一次，我毕生第二次，和费佳臂挽着臂行走。他提议这样，我高兴地同意了。我很高兴和他挽臂同行，尽管我必须迈很大的步子，因为费佳比我高，他的步子大。

然后我们谈论到崇高的品质。他说我会“为了挣钱出卖自己的父母”，不只是出卖自己的丈夫。我对此提出反驳后，他就说以整个世界之大，没有比我更为崇高的人了，但又说他现在还不能因此就赞誉我，因为我还年轻，现在不过刚刚开始。他说我根本不懂生活，如果懂的话就不会嫁给一个年老的、没牙的、放荡的罪人。我回答说他的话都不是真的，我热烈地爱他，极其快乐……

那天整个晚上我们过得极其和美；我很高兴，发疯一样地大笑。费佳也没有皱眉头。我想到他的性格变化很大——真了不起。从前他一直容易激动，在家里对人大呼小叫，使我有时想到将来要和他过下去都害怕起来。我想，如果和我一起生活并不能使他改变，那么生活对我就是一种折磨。但是现在那一切都过去了，尽管我们的日子过得并不算很好。费佳过来向

①苏斯洛娃小姐。——编者

我道晚安的时候，说我让他又快乐、又不快乐。不快乐，因为他现在如果是单身，就会使他忍受困难处境容易一些，但现在因为我的缘故，他感到害怕。我受到艰难困苦使他痛苦。我告诉他，那种担心是很错误的，我并没有象他想象的那样受那么多艰难。实际上，在我心中，我对我们悲惨的经济情况很是担心。卡特科夫① 的回答会是怎样的呢？如果他突然拒绝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将怎么办呢？象这样下去是难以忍受的。

星期四　1867.6.7　　今天我们睡得很晚。因为我们没有表，不知道时间。我想我睡了十二个小时，我起来，开始读书和翻译。费佳开始喝茶。他因为昨夜发过一次癫痫症，脾气不好，觉得茶好象不对味。他要我让他自己倒茶，我说“请自己倒吧”。他不喜欢我的回答，生了气，喊起来。这刺痛了我，但我什么也没说，满面通红，走到隔壁去。还没到五分钟费佳就高高兴兴地进屋来，说要道歉。我也很高兴，站起来说我根本没有对他生气，而且从来也不会对他生气。这样我们的吵嘴就结束了。我不喜欢吵嘴，那使我十分痛苦，我的思想变得很忧郁，我失去了做一切事情的愿望。我宁愿让步，为了和睦，怎样都好。费佳一整天都在说我“善良”、我“圣洁”、我没有罪恶，他越来越把我当做“圣人”、说我是“妇女的模范”、“没有罪恶”、“耐心”。我亲爱的费佳！我并不值得他这样赞美，我根本并不象他想的这么好；但是他的话对我是很宝贵的。（有一次我对费佳说如果他认为我傻气，我会非常不高兴。他说我很聪明，我有罕见的理解能力。）

---

①卡特科夫，《俄国导报》编辑，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求他预付稿费。——编者

星期五　1867.6.9　　我们在外面吃了午饭，然后回家。费佳躺下休息，而我则给万尼亚（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哥哥）写信，送到邮局去寄走。回来以后费佳提出我们该一块到图书馆去换书，可是我十分疲倦，不能陪他去。他回来后，问我要不要一起散步，我说"好的"。卡特科夫没有回信，费佳和我都对此十分气恼。我们的钱要花光了，我们看不到任何弄到钱的可能，该怎么办，我们束手无策。可怜的费佳很忧郁。他很气恼，对以前不注意的小事现在也生起气来。他的脾气不好也反映到对我的态度上：他找岔顶嘴。我也对我们的处境非常忧虑。我也易于激动，不能控制自己。例如，今天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一幕，我们的行动象孩子一样。我们散步，几乎走到"大花园"了。费佳要回家，但是犹豫不决。我说，"你要回家，那咱们就回家吧！"他非常生气，转身往回走。过了一会，我说想到花园休息一会，他立即转身朝那个方向走去；但是他说他到那儿坐下不能超过五分钟。我回答说："如果我们要去休息，就该不止坐五分钟，而是半个小时，否则我们最好还是回家去。"因为他仍然坚持，我说咱们最好回家，否则我就一个人回去。就在他继续往花园走去的时候，我转身往回走了。我为什么这样做呢？我们发生的一切争吵都是因为我们两人都很烦躁，为我们的困难处境发愁。主啊！帮助我们摆脱困境吧！我们彼此如此相爱，我们如此幸福，要不是处境困难，要是没有穷愁忧虑，我们就该是最快乐的人了。而现在我们象小孩子一样拌起嘴来！半小时之后费佳回家来了。他很阴郁。他开始喝茶时说我移动那张桌子是为了给他找别扭。于是他就戏弄我。他说现在他没有钱，但是他将来一定会有钱的，无论如何我应该尊敬他。这话使我极为生气。怎么！难道我尊敬人就是因为他有钱！我说我尊敬他根本不是因为他有钱！如

果我想有钱，我早有了钱啦，我可以嫁给T，他追求过我（费佳说这事他听说过），我并非寻找钱财，而是爱他，费佳，爱他的才智和灵魂。我激动得很厉害，不能控制自己，哭泣起来。但不久我们又和好了。我们喝茶的时候，我说明天要写一封骂人的信。费佳问："为什么骂人呢！"我说答复骂人的信就该用骂人的话。他问我是给谁写的，我说："给最近骂过我的一个妇女①。"我说我不能忍受侮辱，特别是在我不该受到侮辱的时候；我说他自己就说过应该让人们不要越轨胡来。费佳说以恶报恶是不对的，最好是饶恕别人。我回答说我认为完全不是这样。于是他亲吻我几次，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微笑。有好几次他抬起眼来说，"你这人记仇啊！"我说也许，但不记他的仇。他极注意地看我，显然是要猜出我在想什么。然后我就到隔壁开始写起来。过了一会他走进来，叫我"作家"，"文学妻子"，并且问我在写什么。我说："写封信。""可以告诉我是给谁写的吗？""不行，不能告诉你，"我说。"还不能吗？""不能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"然后他建议我去睡觉。他显然非常好奇，很想知道；同时，我想他已经猜到了我是给谁写的……

星期五　1867.6.23　天气阴沉，运气不好。天在下雨，看来是不能出门了。我们喝茶、喝咖啡，费佳到车站赌场去，带了十五个金路易②，另外拿了几个塔勒；但他答应今天不开始赌钱，无论如何，不能把这些钱都押上。我留在家里把衣服拿出来，把衣钩缝上，修整裙子，把衣柜通通翻了一遍。我

---

①给苏斯洛娃小姐。——编者

②此处的路易以及后面出现的法郎、盾（荷盾）、克罗泽、塔勒、弗洛林等均为现在或过去一些欧洲国家使用的货币名称。——中译者

觉得极其孤单，悲哀。我不懂为什么我感觉得这样深切。我谁也不想见，哪儿也不想去，我只想躺在这里，在这阴暗的屋子里，就这样呆着呆一整天。过了快三个小时，费佳来了。他告诉我他把身上的钱都输了。我们现在恰恰有五十个金路易；还能再干下去。我穿好衣服，跟费佳一起到了赌场。那是个很大的建筑，中间有个大厅，两面两个小厅。这个赌场名叫“交际场”。“我终于要看到轮盘赌了。”走进大厅的时候我在想。但是我原来以为它比现在这样要更富丽堂皇一些。一张大桌子，中间放着轮盘，桌旁坐着管钱的人（他们把钱付给人们），两边各坐两个人，两头各坐一个人。但是我还是以后再描写赌钱吧，我们看了一会，然后费佳叫我押上一枚五法郎的硬币。我按他说的把钱押到“单门”上；但结果是“双门”，我输了。然后费佳开始赌。他玩了很长时间才离开，在我们的钱以外，赢了大约两百个五法郎的硬币。然后我们去吃饭。回家的时候，费佳决定把赢的钱用皮袋盛起来，存在一边，不去动它，除非是我们把全部本钱输光。我们把这两百个五法郎硬币塞进一个口袋里。吃过饭后，我们回到赌场，喝罢咖啡，费佳读报。然后我们又进了大厅。很长时间输赢不定，但最后我们赢了五十法郎，然后回家。天很晚了，大约十点钟了，我不回家不行了。这五十个法郎也放进了那个口袋。把我送回家之后，费佳又回到轮盘赌桌旁；但是过了一会他回家来，说他把那五个金路易都输了，叫我从口袋拿些钱出来。他叫我准备茶，说不久就回来。我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；可不，真的，还不到半个小时，他回来了，说输光了。（我忘记写下来，吃饭以前我们去看了房子。我们找到两间房子，一周八个弗洛林，准备明天搬进去。）可怜的费佳心烦意乱。但是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剩下来的还有四十五个金路易。

星期六 1867.6.24 我们起得很早，但我很不舒服，不能走去付那房子的押金。我想是因为我现在的(怀孕的)身体状况的缘故。我们出去又把那房子看了一回，路上买了茶叶。我们把那房子订下，说好一小时之内搬去，回家之后，叫人把账单送来。拿来之后我大吃一惊。住了两天要付二十三个弗洛林——简直是抢劫。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，只好照付。（他们要茶钱，一杯茶要一个弗洛林零三十六个克罗泽，也就是说，九十六戈比。）我们给了侍者一个法郎，侍女半个法郎。我们雇了个搬运夫把我们的东西从旅馆搬到住房。那一整天我很难受，作呕，脸色蜡黄，眼睛呆滞。我进入新居，立刻躺到大沙发上，一整天没有起来。我们花了五个路易，而费佳又拿了十个去碰运气。还剩下三十个路易……费佳去要钱，我睡了觉。我睡了很久，突然间，睁开眼睛，见费佳站在我的床头。他烦恼得要命。我知道他一定是把十个路易都输光了，原来果真如此。我就劝他不要难过，问他是不是要我再给他一些钱。他还要五个路易，我立即给了他；于是他极其感谢我，好象我真的施给他恩惠一样。我要他到饭馆去吃饭，因为我不舒服，不能陪他。他出去的时候是四点钟,答应很快回来。我开始等他——五点了，七点了——他还没回来。我等着他，我想如果他在，我要请他给我拿些面包；因为我开始觉得饿了。我一直躺在床上，一直醒着。我睡不着，我哭了，觉得非常不幸。最后我请女房东拿蜡烛，并送一个面包来。时间流逝着——九点，十点，费佳还不回来。我想象他是在赌厅犯了羊痫风，说不清他家住那里。我想象他要死了，我赶不及给他说话了。这些想法折磨着我，所以我下定决心，如果到十一点还不回来，那时不管我多么难受，我都要到赌厅去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了。但是，十一点钟他回来了。他说三个小时以来他一直要离开那

里；可是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他赢了很多，多达四百法郎，并且想再赢一些。但是尽管他惦着我，焦虑不安，却不能从赌场走开，我安慰他，保证说没有关系，一切都好，他不在的时候我什么事也没有过，唯一需要的是平静，不要发愁。但他请求我让他责备自己愚蠢的弱点，请我宽恕他，我不懂要我宽恕什么。他说他配不上我，他是个坏人，我是个天使，等等一类不可能存在的事情。我好不容易设法使他平静下来。为了使他换换心情，我请他去买些蜡烛、糖和咖啡。回来后，他要我再派他出去给我弄些什么。我请他留下来。可怜的费佳，我多么替他难过呀！（我忘了：今天他决定把那个带给他坏运气的旧钱包扔掉了，我把我的一个塔勒给他叫他去买个新的。我还给了他一个弗洛林，祝他好运气；他把它放到钱包里。他给我买了手套，是格勒诺布尔做的，不是巴黎做的。）我设法使他安静下来。这一切使他烦恼万分，我为他极其难过：我甚至怕他会犯起羊痫风来。

巴登　星期天　1867.6.25　　今天我有二十五个路易。费佳从中拿了五个；走的时候要我穿好衣服等他回来，我们好一块到邮局去。他走后我很悲戚；我知道他肯定又会把钱输掉，又要折磨他自己。我哭了几回，觉得象要发疯一样。但是费佳回来了，我若无其事地问他：“输了吗？”“是的，输啦！”他失望地说，又开始责备起自己来。他哀愁动人地说他为了赌博的毛病责备自己，说他爱我，说我是他美丽的妻子，说他配不上我。然后他要我再给他一些钱。我说：“我今天不给你钱了，但是明天可以给你一些。”今天我绝对不给了，他肯定要输，又要责备自己。但是费佳请求我至少给两个路易，好让他到赌桌上去捞本。没有方法，我给了他两个路易。费佳

情绪激动。他求我不要把他当成恶棍，要把我最后一个辨士拿去输掉。我请求他安静下来。我向他保证我根本不认为他是那样的人，他有自由，愿输多少就输多少。他走了，我哭了半天。他那样折磨自己，烦扰自己，使我苦恼。住在外国，钱这样少，我为将来焦虑。费佳很快就回来了，说是输了。（还剩下十八个路易。）我们到邮局去。费佳要我带上三个路易。他说如果输了这三个路易，明天就离开巴登，就这样说定了。因为再在这里住下去没有意思了。邮局没有我们的信，他们叫我们晚些时再去。这期间我们就到赌厅去。费佳开始赌博，把钱输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在决定第二天离开这里到日内瓦去之后，我们碰到了冈察洛夫，费佳把我介绍给他，冈察洛夫告诉我前天屠格涅夫看到费佳，但没有过去找他，因为他知道赌钱的人是不愿意有人找的。费佳因为欠屠格涅夫五十个卢布，觉得必须去拜访他一次，否则屠格涅夫会认为费佳不拜访他是怕他要钱。所以费佳明天要访问屠格涅夫。我们从赌厅回来后，费佳说没有我跟在身边，他可能会玩得更小心些。他说他决定最后试试运气——尽量小心地赌一下，但是因为我跟在身边，他焦虑不安。我怕他责备我碍他的事，就提出让他再拿三个路易最后一次试试运气。他非常高兴，用多种亲昵的称呼叫我。他说他宁可要个脾气不好的、会骂他的妻子，那要比我这样温柔的、不但不骂他、还安慰他的妻子要好些。我待他这样委曲求全他很痛苦。他出奇地高兴。费佳出去换钱，我到饭馆去叫饭。饭馆要了一个弗洛林，送来四道菜，很好，是德国汤，里面有鸡蛋，还有牛排、牛肉片、樱桃饼，费佳说这些菜都很好；这些菜只要一个弗洛林——很便宜。饭后我们喝了很好的奶油咖啡。费佳然后到赌厅去，而我留在家里，十分平静。我想：“好吧，让他把钱输了吧，然后我们明天就到日内瓦去，到那

里我们又可以平静而快乐了。”费佳离开之前我们谈到钱的问题，认为要到日内瓦去，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获得莫斯科寄款的时候，靠这十二个路易是太少了；认为最好是等待着，而不要向莫斯科的人们要钱。费佳提出典当东西；但是我告诉他我的手镯丢在彼得堡了。我说曾要求母亲把它寄给我，寄到德累斯顿，可能她已经寄出来了，但是一定是在我们离开之后才寄到那里的。费佳很快就从赌厅回来了，赢了四十个塔勒，我们把这钱放到钱袋里。费佳说他赢了五十塔勒，然后在“中门”押了十个塔勒，输了。这时他想起我来，决定马上离开赌厅。我很高兴，并非为了钱，而是因为他一经决定离开赌场，就有走开的决心。费佳建议到车站散散步，听听乐队演奏。我们去了。今天那里人很多，大部分是本地居民，外国人不多。我们听着音乐，散了一会步；然后我们进了赌厅，在管钱的人附近找了个位置。现在我第二次看到一位俄国贵妇人，她总是用金币押注，总是赢。她一般押在“号码门”上，可是也押“空门”。但是使我惊奇的是：我注意到她三次押在“空门”上，每次都赢。我怀疑她是否作弊。这里有个把钱递给人们的管钱人，一个黑头发的年轻人，总是转脸向她。他微笑着看着她，跟她谈话随随便便，会不会她和他之间有什么密约？或许他这个管钱的人通过某些迹象知道“空门”就要出来，以某种方式向她发出信号，因为她押在“空门”上保准会赢，只有一次押上没赢。那位俄国贵妇人穿戴打扮特别讲究（钻石耳环），鲜艳的淡紫色女装，白丝裙带和淡紫袖子，镶着白色花边——极其漂亮，我想要知道她是谁，因为她的脸庞，和她朋友的脸庞，我都似乎熟悉。费佳今晚运气不好——十五个塔勒都输了。在我身后站着一位德国妇人和她的丈夫，那男子正用一张纸记录赢钱的号码。她手中拿着一个塔勒，握了很久。她想把它押

上，但犹豫了很长时间。然后她和费佳同时押上，输了。然后她到钱袋里摸了半天。又摸出一个塔勒，押上，输了。真倒霉！可能那是她最后最后的塔勒啦，输了——她多难受啊。那里还有一个年轻姑娘，押上一个塔勒，输了。或许那也是她的最后的钱了。他们说本地居民到星期天来碰运气，把一星期的储蓄都输光。真可怜啊！有个戴黄色帽子的老妇人押了好几次五法郎硬币，每次都赢，甚至连我都感到惊奇。她押什么都准赢，我相信她拿走了二十五个五法郎的硬币。我跟前站着个男青年，他押金币。他一般押在"红门"或"黑门"上，赌注堆积起来时，他在注金多的"多门"上押五个路易，那一门准赢，所以一会儿就赢了十五个路易。他在"黑门"上押了十个路易，输了。他脸红得可怕，我想输了这么多他一定很恼火。费佳的塔勒都输光了，我们离开了赌厅。回家的路上我对他说："我很后悔和你一块来了。如果我不来，也许你会赢的。"但是费佳谢谢我并且说："祝福你，亲爱的安尼娅，如果我死去，记住我现在对你说的话，我祝福你，因为你给了我幸福。"他说这对于他比什么都重要，说他配不上我，说上帝把我给了他就是为了弥补他的不足，说他每天为我祈祷，只怕有朝一日这一切会发生变化。他说现在我爱他、照顾他，但是这种爱是会完结的，然后一切都会发生变化。但是我相信这种情况决不会发生，我们就会象现在一样永远互相热爱。

巴登　星期一　1867.6.26　今天是个悲惨的日子。我从来没有象这样悲惨。我简直不知道怎样才好。今天我们有十二个路易和二十五个塔勒。费佳拿了十五个塔勒到赌桌上去了。他首先去拜访屠格涅夫，但到他家没见到他，因为屠格涅夫只有上半天在家。费佳输了十五个塔勒后回家了。过了一会

又到赌厅去，又拿了十五个塔勒。但是不久就回来，说又输了，求我再给十五个塔勒。我给了他。只剩下四个塔勒了。因为吃饭用掉一个，我劝费佳在这儿吃了饭。然后他去赌桌，我去邮局。没有来信。我买了信封，然后散步到利腾塔勒街和城外。我深感不安。我回来后，过了几分钟费佳也回来了，脸色灰白，说是输了。要我把最后四个塔勒给他。我给了他，但我肯定他是要输的，不会有别的结果。半个多小时过去了。他走回来，当然输了，而且说想和我谈谈。他把我抱到膝上，请求我给他五个路易。他说他知道那样一来我们就只剩下七个路易，我们生活费就不够了。他说这一切他都很明白，可是，如果他不能平静下来，他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他说如果我不把这些钱给他，他会发疯。他激动得非常厉害。我和费佳争辩，说钱这么少生活就很困难了。但我没说很多，我只要他平静下来，拖到明天再赌，但费佳说如果拖到明天，他只能时时折磨自己，说最好今天全部结束，不要折磨他一天一夜。我当然经不起争论，只好把五个路易给了他。"你迄今为止表现非常之好，"费佳说，"但等你年纪大了，等你变成了'安娜·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'，你就不会允许我象现在这样干了。你会说自己以前太傻了。你会说：'如果我的丈夫要当傻瓜，我不会让他那么干。妻子应该阻止丈夫那么干。'"他说我的做法最好了，因为我以我的温厚和顺从赢得了他。他越来越爱我了。费佳到赌厅去，叫我也到什么地方走走，否则我自己坐在家里会觉得太孤单了。我很平静，尽管觉得苦闷。好啦，我不是计算过我们要靠这七个路易过日子吗？那还麻烦什么？我出门向古堡方向散步。要走到花园必须爬上很陡的几段阶梯。花园里有几个高台，从那里可以看到赌厅一带的美景。我在那里散步好久，然后回家。当我走下台阶，在一家开着的门附近，看到一个孩

子，大概有八岁，安静地坐着看书。我问他住在哪里。他说住在那所房子里，说他总是出来在台阶上做功课，并且到一家天主教学校上课。我非常喜欢那个孩子——他一点也不象德国人那么呆滞，问他什么领会很快。我和那孩子谈了很久，然后走下台阶。我到家时费佳还没回来，但不久就回来了，说他一直为我感到心疼，说他一直不停地想着我。他拿走的五个路易，输了很少一点。他要我出去和他到赌厅附近听乐队演奏。我换过衣服，和他出去了。我们走了不大一会，然后就走进赌厅。费佳开始赌博，一会赢点，一会输点，最后只剩了一个路易。我们走到另一个大厅，费佳又赌起来——一会赢、一会输。当我们又剩下只有一个路易的时候，管钱人宣布是最后三转了。费佳把他的路易放到"红门"上，赢了。第二次放到"多门"上，又赢了。这样他已有三个路易了。第三次而且最后一次他押到十二个"中门"——又赢了两个路易。这样我们就把五个路易捞了回来，就和费佳开始时一样了。这使我们十分惊奇，而且我必须说，也使我们高兴。如果我们没有赢到什么，至少是没有输。我们那么高兴，回家时高兴地笑了一路，费佳亲我的手，说世界上没有比他再快乐的人了。

巴登　星期二　1867.6.27　　今天早晨费佳要拜访屠格涅夫，但他起得太晚，把拜访推迟了。我们又有了十二个路易。费佳拿了五个上赌桌去了。他走后我很是伤心。我知道他一定又要输，又要折磨他自己。我悲痛地哭了。我的忧虑成了事实，费佳回来，垂头丧气。他说全输光了，求我再给他两个路易，说他必须继续赌下去，他不能输。他跪在我面前，求我再给他两个路易。见到他这么丧气，我当然不得不同意了。我给了他，我们现在只剩下五个路易了。我叫他今天不要到那里

去了，我说在这种激动的情况下，他一定要输的。但是没用。他管不住自己，他走了。过了很久，我知道他的钱那么少，不会在那里呆那么长久。最后他回来了，说是把结婚戒指典当了，把一切都输光了。他要我再给他三个路易把戒指赎回来，否则就可能拿不回来了。那戒指他当了十七个法郎，必须马上把钱付给人家。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把钱给他，这样我们就只有两个路易和一个荷盾了。但是费佳是那么丧气，我不敢和他谈话，我把钱给了他。他走了，过了一会走回来。他设法赎了戒指，并在轮盘上赌赢了五个路易，加上我们原有的钱，共有八个路易了。他给了我三个路易，自己拿了五个又去赌博。典当人拒绝接受戒指的利息，所以费佳给了他一个法郎作为手续费。我们坐下吃饭，因为我已经非常饿了。我在等候费佳的时候，非常愁苦：我哭了，我责骂自己，骂轮盘赌和巴登，等等。我简直自己觉得羞耻，我从来没有象这个样子。但哭过之后，我舒服了一些。午饭之后，费佳又去赌博。这一回我却格外平静：我肯定他会输去这五个路易，所以怕也没用。我穿好衣服，出去散步，一直走到俄罗斯教堂所在的圣米歇尔山。我比费佳回来得稍早一些。他回来告诉我赢了一些钱。他点点钱，原来赢了十六个路易——是近来梦想不到的一笔财产。我很高兴，因为这使我们的处境好转。费佳提议我们到赌厅花园去听乐队演奏。我们去了，但是使我烦恼的是，我们没有把这笔钱留在家里。我们走了好久，听了罗西尼的斯达巴马特，这是杰出的作品，是穿透心灵的伟大的赞歌。我想这种美妙的音乐作品是不多的。费佳非常欣赏斯达巴马特，听的时候总是带着虔敬的心情。

巴登　星期四　1867.6.28　今天我们十点起床。费佳

去拜访屠格涅夫，和他一起坐了一个半小时。以后费佳到赌桌去了，带了五个路易。这样家里就只有十个路易了。我到邮局去，但那里没有我们的信件。我想再多散会步，但因为天气闷热，我准备晚上再去，那时候会凉快一些。我回家开始读梭罗费奥夫的历史，这时我们的使女玛丽开始打扫房间，让我到这间或那间屋去。玛丽看来有十八岁；但我们问她多大，她说十四岁。她还是一个小孩子呀，老是高兴快乐，嬉笑不绝。她和我们已经十分友好了，把我们当做自己人，所以和我们一起总很快乐。但她特别愚笨。我们给她说的话，她从来不会马上就懂。虽然我天天给她说，她也不去注意。就是这样，比如，我们在家吃饭时，她不把汤匙送来；我一次次地告诉她，她总是忘记。不管问什么，她总是高高兴兴地立即喊着说“是”。今天早上我对她生气了，因为她叫我们为茶和咖啡等了半天。但我没有向她表示我生了气。泡茶费了很长时间。据说茶至少要在茶壶里放四十五分钟才真能喝出味来。我从邮局回来之后，觉得不舒服，决定躺下来。最近我头脑里老是想要各种各样的怪里怪气的东西。一会儿想要糕点，一会儿想要蘑菇，一会想要白菜饼（这种菜饼我以前并不喜欢），一会儿又想要新黄瓜，或是什么酸的、咸的东西。突然间我想要一根新黄瓜，我叫玛丽去给我买一根小的黄瓜来。我给了她六个克罗泽，她给我买来一根，大得出奇，可能有一米长，而且很粗，够吃四天。……费佳回家来，烦恼地说他输了，说人们老是挤他，使他不能冷静地押赌。他要我给他五个路易。他说他已经赢到十七个，但又继续增加赌注，终于输得精光。当然，我把钱给了他。只剩下五个路易了，但我现在已经习惯于这种遭遇了，不会再因此而烦恼得要命了。费佳走后，我觉得特别宁静，就象这些钱不是我们仅有的钱似的。我想他大概呆了一个多小时。

这段时间我躺在大沙发上看着墙壁，一边思索。这已经成为我所爱做的事情了。费佳回来了。我见他脸色惨白，认为他把钱输了，就安慰他，说输了没有关系，等等。但是费佳这时说他并没有输，而是赢了一点，并且把钱包给我看。“一点钱！”足有四十六个路易哩！满满一袋金币。我很欣喜，因为现在我们生活有了保障。加上原有的五个，我们现在有五十一个路易了。我高兴万分，因为赢的钱能帮助我生活下去。在得到卡特科夫的汇款前，无须向屠格涅夫借钱了。费佳说他今天特别幸运。他用金币押注，每次都赢。运气那么好，使大家都很惊奇。我立刻叫开饭。这时想起咖啡没有了。费佳马上建议出去买咖啡、蜡烛和酒。费佳去买东西我总觉得惊奇。谁会想到——我是说，我怎么会相信——那位严肃的人，我去年10月4日第一次碰到的那位神情严肃的人，会忙于这些琐事，和德国店员谈论蜡烛之类的琐事。费佳走了，他们送来晚餐，我就摆到桌上。我走到窗前，想不到看见费佳（不是通过窗户而是从窗上映出的影子上看到的）手里拿着一个花束。我开始等他。但是他没来。而进来的是个八岁左右的小男孩，拿来整整一篮子水果。我接过来，见里面有山莓、杏、桃和醋栗。费佳到酒店去了，很快就回来。玛丽让孩子坐下来。但这个有趣的小家伙开始时不敢坐。然后坐在椅子边沿，怪里怪气地用两眼盯着我。费佳进来把花束给了我，我高兴万分，吻了费佳好几次。亲爱的费佳这样殷勤地对待我，使我非常感谢。他知道这样会使我十分高兴，特别绕道去买了鲜花给我。一般说，我珍贵费佳对我的任何一点关切。例如，我临睡时对他说，“再见，费佳。”他就来给我道晚安，每次我都是说不出的高兴和快乐。所以，这一回我也是非常、非常快乐。费佳告诉我当巴黎城酒店的女店东（他和她已经相识了）看到这个花束的时候，惊异

地喊道，“多么华丽的花束啊，”费佳回答说，“我要送给我的妻子。”酒店里的德国女人听到这事，见他对妻子这样殷勤，都非常高兴。那花束的确华美，中心是粉红和黄色的玫瑰，外边是紫罗兰和麝香石竹，搭配得很美丽。我们坐下来吃饭。这顿饭好象也不甘逊色，非常精美，大家吃得高高兴兴。我们现在有五十个路易，可以很有保证地生活了。我请求费佳俯允我一件事，今天不要再到赌桌上去了。因为我已经看出来，人们如果赢了，当天就不该再去，否则就会输的。说实在的，为什么还不满足呢？但是费佳向我要五个路易去试试运气，或者今天是他走运的日子，他还会赢的。不把钱给他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就给了他，心里知道他准是要输的。饭后我们一同外出，先到邮局，可是我们没有信。费佳又到赌桌上去，他叫我去，我走到赌场的左边，在池边散步。我走了很长一段距离，我想总有一英里半或者还多些，然后转身回家。散步的时候，我心里老怕一件事，怕会昏倒。突然我觉得很不好，我很担心会晕过去。我还怕走在台阶上会跌交摔倒，一路上这种台阶不少。结果会很糟糕，可能会流产。我不愿发生这种事。那样我会觉得自已很不幸。此外，我知道那也会使费佳痛苦，他常常和我一起谈论、一起盼望着未来的孩子。好啦，我往回走了一个多小时，走到一条叫作兜风路的地方，正要拐进去，突然看到费佳坐在一条板凳上，说是等了我很久了。他说人们把他推来挤去，因此弄输了。他要求我给他五个路易，好让他把本捞回来。我们回家去，我把钱给了他。尽管知道他准会输的。一个人是不会老走好运的。过了不大一会，费佳真的回来，说是输了。他要我散步到赌厅去。天还大亮着，那里贵夫人们穿着华丽，我不愿去。我得承认，我并非特别喜欢老是穿着这件普通黑衣服，这在那些华丽的盛装中间显得有些寒

伦。然而对于那些贵夫人的看法我是不大在乎的。尽管我反对，费佳还是要我和他一起去，并要我带上两个路易，我知道他还是要输的，但费佳说可能我是不愿意给钱，当然我就给了他。我根本不是不愿给钱，但我确切知道他今天决赢不了。我们走到的时候，天还明亮，但灯已经点起，看起来很不舒服。我一向是不喜欢天尚未黑、暮色和灯光争辉的时辰的——那种景象看来令人不快。为了等天黑下来，我们进了赌厅，走近赌桌。费佳开始是赢的，但以后由于押注不很机灵，输光了，包括那两个路易。这使他非常气愤，不知道怎样发泄怒气才好，就骂天黑得太慢。我们出来到街上，在几个德国人坐着的长凳上坐下。费佳一直安慰我，说输些没有关系，好象是我需要安慰似的。我比他平静。我请求他不要苦恼。我说我们还有许多钱，输一点不算什么。天黑了以后我们去听乐队演奏，今天是管弦乐队而不是平时的军乐队，演奏的是按键变音号或长笛独奏的乐章。那些作品都很哀凄，听了不很适意。这地方应该演奏快乐的波尔加舞曲和华尔滋舞曲，而不该演奏奏鸣曲。如果想演奏比较严肃的作品，至少也应该选更合适的。谁会对变音号的独奏发生兴趣呢？费佳和我都听不下去了，就走回家去。喝茶的时候，费佳对我谈了他拜访屠格涅夫的情况①。据他说，屠格涅夫非常生气，怨气很大，一直在谈论他新写的小说《烟》②。但是费佳并没有谈论这部小说。屠格涅夫对报纸上的评论大为恼火。他说《钟声》、《祖国纪事》和其他刊物对他进行了诽谤。他还说，以菲利普·托尔斯泰为首的贵族们要把他的名字从俄国贵族的名单中划掉。他接着说，“他们哪

---

①见本书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”。——编者

②屠格涅夫的小说《烟》发表于《俄国导报》1867年的前三期上。——同上

里懂得，真要划掉，我才大高其兴哪。”费佳对他说话总是很尖刻。比如，他建议屠格涅夫买个望远镜，因为巴黎离俄国很远，那样才能看到俄国发生的事情；否则他是永远不会看得清楚的。屠格涅夫宣称他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，但是费佳说他不过是自以为是的现实主义者。当费佳说他在德国人身上什么也没看到，只看到愚蠢，还有一成不变的欺诈的时候，屠格涅夫极其生气，坦率地说费佳把他气坏了，因为他（在感情上）已经变成德国人，实际上成了德国人，根本不是俄国人了。费佳说这一情况他根本不知道，但是听到之后是很遗憾的。费佳说，他很幽默地和屠格涅夫谈起来，这使他更加生气。然后他肯定地告诉屠格涅夫说他的（屠格涅夫的）小说是不成功的。但是他们友好地分了手，而且屠格涅夫答应把他的书送给我们。他是个奇怪的人——竟然会以成为德国人为荣。我觉得，作为俄国作家，他无须抛弃自己的国籍，更不应该把他自己当作德国人。德国人给了他什么好处？他在俄国长大，祖国抚育了他，热爱他的才能。而他却抛弃了她。他说如果俄国灭亡，世界并不会因此而变得更糟。一个俄国人说这种话，真是荒谬。好啦！尽管我知道费佳对这种抛弃自己祖国的卑鄙行为极为愤慨，让它过去算啦。

我很疲倦，很无聊：我没有书读，十点钟就睡觉了。我祈祷后准备睡的时候，费佳坐在那儿等着，据他说，是要看看我会不会象平时那样说一声“再见，亲爱的费佳”。他以为我是对他生气了。我们谈了一会话，极其友好地分了手。他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，我则在他脚步声中睡着了。我的心里烦乱不安，梦见的也是奇奇怪怪的事情。梦到了我的父亲，以后又梦见一个年轻人借给费佳四千法郎。他们一块到赌桌上去了。而我知道强盗正在路上等着，要攻击、杀死他们，费佳就要遇

难，我非常痛苦，就醒来了。这时候我想起来楼下作坊的工人会偷盗我们的东西。我起床叫费佳去把门拴好，这使他吓了一跳。

星期四　1867.6.29　　今天天气真好，我想我是八点醒来的。但我没有起床；因为费佳直到四点才睡。我怕把他惊醒。到十点钟费佳醒来，不想再睡了。我叫送茶来。玛丽进来了，送来一张屠格涅夫的名片。他是坐马车来的，他问玛丽我们是否住这里，叫她把名片送来。可能他是不想进来，以避免和费佳谈话，然而出于礼貌又不能不来拜访。真怪！竟然在早上十点来拜访。可能这是德国作法吧，那也够奇怪的。玛丽有些举止使我们觉得有趣，她说话的时候总是要用手指头指着她说的东西。费佳在屋里踱步，踱了很久，一点钟他到赌桌上去了，拿走了八个路易。昨天我们的五十路易只剩下三十个了。只要这些钱不要象以前一样很快地输掉，就很够我们用的了。我知道费佳一定会输掉，而且会再来要。果然如此：费佳输掉了，并解释说这是因为他身边站了个英国人，身上散出强烈的香气，叫人受不了，所以就输了。费佳要我再给他五个路易，我给了他，还剩下二十五个。于是，我想，如果我们的钱这么快地输掉，很快就会剩下十个路易了。费佳走后，我也出去散步，但是朝相反的方向。我回家之后，等了好久费佳才回来，说是赢了一点。他拿出四十个路易给我看。所以我们现在又有六十五个路易了，袋里放着六十个，费佳拿了五个。但是他很烦恼：他运气好，赢了，但是又在最后十二个号码上押了十五个路易，输了。就是这十五个路易使他烦恼。他提出来说该出去买点酒和桃子。他出去时，玛丽把晚饭从饭馆里搬来——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，他们这样殷勤使我们吃惊。费佳回来又给

我买了一束花，小的，但是也很艳丽。真的，费佳宠坏了我。他还买了醋栗、樱桃、桃子和杏子……晚饭后他说要到赌桌上去耍钱，不是为了寻求刺激，不过是玩一玩，就是输了这四个路易（他买东西花了一个路易），他也根本不在乎……他不久就回来了，输了，很气恼，要我和他一起到赌桌上去，并带上五个路易。他说或许他根本不想去了，但说想要试一试新的赌法——押在“空门”上。那样可能会赢。没有办法，只好拿上五个路易到赌厅去。进了赌厅，我对费佳说，我手运不好，不该站在他身边，该坐得远远的。我坐到角落里去。但是费佳运气并没好转。他押到“空门”上。“空门”出现过两次，然而他还是输了。这使他很恼火，气闷地离开大厅。我们在公园散步时，他开始说现在最好回去。我最好留在家里，他再拿五个路易回到赌桌上去，可能要赢。起初我反对，说他已经赢了，今天应该够了，但是没有用处，我只好同意。他请求我不要生气，好象我真生了他的气似的。他吻我的手，说上帝不允许我失去对他的爱。我回答说我对他的爱永不改变。我们回到家里，我把钱给了他。他到赌场去了，我留在家里开始煮茶，我得说，这里的人们是不会煮茶的。费佳很快就回来了，说输得精光。晚上他对我说他离不开我，就象孩子离不开妈妈，说他非常爱我，怕惹我生气。我安慰他说我们仍然有许多钱：就我们目前情况说来，五十个路易是一大笔款子。整个晚上费佳很不高兴，很烦躁。他显然已经失去赢的希望。他的情绪那么愁闷，我很替他难过。至于我，我很平静，因为今天赢了这笔钱使我们又有了刚到这里时的那么多钱。我的理想是要有六十个路易，安静地生活到回去（到俄国）的时候。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，那样我就心满意足了……深夜，费佳来对我说再见，向我诉说了他爱我的激动情怀。

星期五　1867.7.1①　　我今天七点起床。据费佳说，准是我脚步出声，所以吵醒了他。而他，可怜的人，到四点钟才睡觉，就是楼下作坊的工人开始推车出去的时候……我一般不注意楼下的声音，已经习惯了；但费佳在家的时间比我少，那声音使他气恼。我很担心，因为我知道费佳要是睡不够就会烦乱不安。我们喝咖啡，但是他不喜欢咖啡。然后他去赌博了，带了五个路易，并且叫我在他不在时去买信封和封蜡。我买到之后刚刚回家费佳就回来了，说是钱输了，还要五个路易。我马上给了他（还剩下四十个了）。他一会又来了，输了，再要十个。我为他难过，把钱给了他，并且说我不愿一个人呆在屋里，要出去散步。我回家时四点钟了，以为费佳会等我来叫人开饭，但是他并不在家。他回来时说已经输光，又拿了十个路易（只剩下二十个了）。我们吃晚餐，但饭很不好，好象他们知道我们今天不走运似的。我们不得不派人去叫一份牛肉片。吃饭时费佳对我非常亲热温存。然后他到赌桌去赢了三十个路易，所以我们又有五十个路易了。但我到邮局去时他拿走五个，输了。晚上我们到赌桌上输了五个路易。起初费佳拿了四个路易去赌，并且给了我五个，叫我千万不要再给他，但输了那四个之后，他又要我把那五个给他，要不然他就要回去拿钱。当然我把钱给了他，他把它输了。我们回到家里以后，费佳说应该买些糖果，建议出去买，并且换回零钱好付给女房东。他出去买回蜡烛、柠檬（他知道我今天恶心，要给我做柠檬水）、桔子、干酪，出我意料之外，还有上好的砂糖。他这样关心我使我大为感动——说实在的，和他在一起我就象在“基

---

①此处应是6月30日，下一篇是7月1日，原文疑误。——中译者

督怀里”一样平安。见他出外采购，抱着蜡烛、干酪回来，我甚至觉得想笑。他很喜欢忙忙乱乱，准备茶水，似乎觉得乐在其中。他真好，真是可爱的人，我的丈夫，真是一个又可爱、又单纯的人,我很快乐。我们愉快地喝茶,吃干酪、桔子，并做了很好的柠檬汁。睡觉之前，我们亲热地谈了一阵话。我高高兴兴地睡着了，因为我们口袋里有这四十四个路易是很令人愉快的。比起只有两个路易、前途渺茫的状况来,那要好得多了。

巴登　星期六　1867.7.2　今天我们起得很早，我付给女房东五个弗洛林。这一周内我已付过三个，所以一共付了八个了（一周的租金）。她好象很高兴。我正准备把费佳写给卡特科夫的信（他终于写了）送到邮局去的时候，他到赌桌上去了，但很快就回来了，输了五个路易。我又给了他八个（现在还剩下三十个）。这期间我一直在读书……我想做点针线，但是心里很难过，我甚至不知是为了什么。我对一切都很冷淡，好象不管怎样都没有关系。什么也不能使我高兴。我的快乐不知到哪里去了。我哪里也不想去。就是让我们赢上大笔钱，我也不会特别高兴——我变成这样淡漠了。我什么也不想干，不想缝纫，不想写字，不想读书（这是真的，这里绝无书籍可读）。费佳叫我到赌厅附设的图书馆去看书，他说是有女人们去的。我当然想去，但是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。我甚至觉得即使是妈妈（这是世界上我最爱的、仅次于费佳的人）到这里来，即使她到了，也不会使我觉得高兴。我只想躺在床上，拉闭帷幕，什么也不想。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淡漠的心情。我甚至连离开这个地方的要求也没有了。想到要收拾行李、要旅行、要恶心呕吐——最好不要离开。最后费佳来了。起初说是“运气不好”，然后拿出满满的钱袋给我看。里面是

六十一个路易，加上我们的三十，共有九十一个。金币中有一个四十法郎的硬币，他从来没有拿到过这种硬币。他正要把这个硬币放进钱袋，以后却当作礼物送给了我，所以现在我有一块值四十法郎的金币了。我仍然不知道拿它怎么办，因为我想存起来以备紧急时用，否则就买个胸针或其他小装饰品。费佳说他那一阵手气好，别人都很惊奇，不管押哪里都赢。他身后站了个英国人，费佳押哪里他也押哪里。费佳每次押的时候看看那个英国人，那就准赢没错。那人长着一副非常幸运的面孔。费佳说那英国人的面孔十分善良和蔼，所以肯定会带来好运气。他俩并不认识。因为费佳不会说英语，而那个英国人显然又不会说法语。他们打手势交谈，想起来一定是很滑稽的。赌场的人对费佳熟悉了，侍者通常搬把椅子给他坐。人家这样殷勤，他是应该给小费的，但我想他还什么也没给过。费佳注意到有个妇女已经两次起身让座位给他。我把这钱放到袋里，这时费佳出去买糖果。过了不大一会，一个女人送来满满一篮子杏子、樱桃、醋栗、梅干和雷因克劳（一种以女王雷因克劳命名的水果）……。她们在市场上认识了费佳；三个妇女在那里站着，费佳总是挨个买她们的东西。他买这一个人的水果，那一个人的樱桃，第三个人的花束。费佳很快就回来了，带给我一个绚丽的花束。他走进酒店，把这花束给认识他这个主顾的女店主看。她问他结婚多久了，他说五个月。我想她一定惊奇，经过五个月的婚后生活，丈夫还送花束给妻子……我们一起出去了。我一个人散步走得很远，回来时碰到从赌场回来的费佳，他说输光了，正在等我。他说他输是因为身后站了一个有钱的波兰人和一个年轻的小波兰人。他们押的赌注很小，但是架子却很大。这使费佳很生气，所以赌得不小心，输了。我们回家，费佳责备我不该这么晚还出门，但当我把我的痛苦

告诉了他，他吃了一惊，又嫌我走得太快，说他本来可以多等一会，说我无须匆忙。然后他要我和他一起去听音乐，并且要我带上五个路易。好吧，没有法子。我们带上了钱，尽管我知道准会输掉。我应该提到，今天费佳大赢特赢的时候，碰到了冈察洛夫。冈察洛夫出于表现自己、要给人以并非赌钱、只是玩玩而已的印象，他问费佳“多门”是什么意思。你看，这人在赌桌旁边一气站了两三个小时，却不懂得怎么赌钱，能让人相信吗？不过，他一定是想表示“这种事我们不关心，让别人用这种方法去捞钱吧”。冈察洛夫问费佳情况如何，费佳说起初输了，但又赢了一些，捞了回来。他把满满的钱袋拿给他看。我想冈察洛夫肯定会把这事告诉屠格涅夫。费佳欠屠格涅夫五十或一百塔勒。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，能设法还给屠格涅夫，我是很高兴的。等我们回到俄国以后，费佳怎么能再还给他呢？我们去听乐队演奏，但他们演奏得很不好。我们上赌桌，照常是输，输过之后费佳很忧郁。整个晚上都糟蹋了，我很烦恼。我们从赌厅出来，去散步。费佳在这儿把那个英国人指给我看，我看他好象……是个爱喝酒的人，帽子歪在一边，面孔很滑稽。我们走了很长时间。沿路长凳上坐着很多手艺人和店员，神气十足，或者自认为是巴黎最高级的人物吧。（照我现在的心情，宁愿留在家里，也不愿去听演奏。这样确实要好些。因为到那里去逛的都是衣著华丽的妇女，使我觉得很不舒服。我也有虚荣心，不愿穿得不如别人。但是我不得不穿我的黑色女装，又热，又不好看，可是不能不这样啊！我有什么办法呢？）我们回家坐下喝茶，但我突然觉得很不舒服。我躺到床上，费佳过来好几次，安慰我，叫我“可怜的受苦的人”。他见我不舒适，觉得很难过，说他爱我，还说了许多好听的话。他谈话中对我们即将有个婴儿表示很高兴，他的同情

对我是很大很大的安慰。

星期天　1867.7.2　　我们起得很早。我七点就醒了，但到十点又睡着了。只是没睡多久。女房东的孩子喊叫的声音令人可怕。我从没遇到过她这么能喊叫的孩子。费佳起来生我的气，和我吵嘴。他对那些孩子很愤怒，有好几次模仿他们喊叫，十分滑稽。然后他看看我，看我笑了起来，他也大笑起来，并且说："你这人真有趣！我和你生不起气来。你笑得多好啊！"今天早上，我有五十五个金币。尽管我觉得今天运气不会好，因为我梦见把一切都输光了，但费佳还是上赌桌去了，拿去七个金币。然后输了，又回来拿了八个，这八个又输了。然后又回来拿了十个。过了不大一会回来叫我再给他十个金币。还剩下四十个了。我把十个金币给他，然后出去散步。我回家时四点，按我原说的时间，但费佳还没回来。五点钟他终于回来了，非常烦恼。刚赢了四十四个金币，因为没有及时住手，又全输了，心里烦闷。我也有些烦恼。尽管我努力安慰他，我们吃晚饭时都很不高兴。然后他又拿了五个路易，我则到邮局去。没有我们的信。费佳回来说这五个又输了，要我再给五个，说再要输了，今天就不赌了。我给了他这五个路易。还剩下三十二个路易了。有这些钱我们就能过得很好，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买下了食物。费佳走了，还没回来。我现在正在写日记，不知将来会发生什么事……我大错特错了：费佳没输，而是赢了四十三个路易。这样我们就有七十三个路易了。我们散步回来时走进一家书店。我们要店员（他的浅色上衣上有个臭虫在爬）拿几本书看。我们买了两卷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。屠格涅夫说这是整个世界文坛近十年来最好的作品。我们碰见冈察洛夫，站住谈了几分钟。我想冈察洛夫一定在大赌

特赌。他说还要在这里再住两周，等一个朋友来。

星期一　1867.7.3　十二点费佳去赌桌，带了大约六个路易，但很快回来说是输了，还想要钱。我又给了他。他走了，很久没回家。最后回来，垂头丧气，告诉我输了。我开始安慰他，说没关系，小意思；然后他突然对我说："你愿意要个礼物吗？"于是把他的钱包递给我①。里面有五十个金路易和很多银币，这样我们就有一百个路易了。他拿了十个路易和那些银币，陪我坐了一会之后就出去买水果，答应我不会再去赌博。我想如果他去，是会输的，因为他还激动不安。我怀疑他能否守信用……因为他很久还不回来，我开始感到不安。最后他来了，但很生气，后面跟着个孩子提着一篮水果。那孩子使我很恼火。他们都习惯于费佳给小费，所以站在那儿等着。我把篮子给了他，他还不走，等着要小费。我给了他点东西叫他走开，有个生人在我们屋里我受不了。费佳今天买了许多桃子、樱桃、醋栗、梅子和梨子。他没有去赌博，因而有些焦躁。晚饭以后六点钟，他到赌桌上去，我留下来，准备去散步，因为今天还没出去过哪。但是费佳很快就回来了，说是输掉了那十个金路易。我又给了他十个。一阵暴风雨过后，费佳跑回家来。他一开始说输得精光，但等我安慰他时，他拿了七、八个金路易给我看；然后又说叫我好好看看他的钱袋。里面有七十个路易。我把它和我们那八十个放在一起，所以现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个路易、或是说三千法郎了。在此之外，他还

①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以后加上的注解说："费奥多尔一生都有这种习惯，先使人很苦恼，然后使人非常高兴。例如，我们住在国外生活困难时急等钱用。他从邮局收到汇款后回来都显得悲哀丧气。我开始安慰他，这时他就到厅房或女房东屋里拿回我们盼了好久的糕点、水果和各种好吃的东西来。他一有钱就急忙给我本人和我们的家庭带来快乐。"——编者

有两张四十法郎的钞票，一些金币和三十五个法郎。费佳说如果我要什么，他立刻去买。我说想要干酪、桔子和一个柠檬。他走出去，答应说不去赌桌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茶凉了，我开始怀疑费佳是否又去赌了。最后他回来了，口袋里鼓鼓囊囊装着许多东西。起初他把干酪、桔子和柠檬拿给我，然后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瓶不知什么东西来。原来是我最喜爱的、梦寐以求的——罐头蘑菇！啊，多么好的丈夫啊！在巴登给妻子弄到俄国蘑菇，该是多么亲爱的丈夫啊！这种事情真该终生牢记。以后费佳从口袋里拿出一瓶越桔果冻，他还能在此地想方设法弄到这个，以后是鱼子酱，法国芥茉——总之，全是我喜欢的东西。不是很可爱吗？我丈夫不真是了不起吗？他这个什么也记不得的人，突然记起到商店去的走法，把我极其喜欢的东西买了回来。

星期二 1867.7.4 我七点醒来——调皮的孩子们还在喊叫。今天我们有了一百六十六个金币，可以感到安全了。费佳到赌场去，拿了二十个金币。他很久没有回来，我想他是输了。最后他回来了，很激动，说是他错把别人的钱拿回来，跟人吵了一架。当人家一提出来，他立即把那个硬币还给人家，道了歉，说是由于自己心不在焉。但是那位绅士说："根本不是什么心不在焉。"于是费佳走过去，想把他叫到一边把问题说清楚。但那人说："这事已经了啦。"费佳骂他是恶棍，那人却并不生气。这事使费佳非常激动，开始毫不用心地赌了起来，终于输了四十来个金币。他回来再拿二十个金币，要送去输掉，表示他去的目的不是赢钱，而是要去押大注输钱。他要拿三十，但我只给了他二十个（我们还剩下一百二十六个），但是这就是很大的一笔款子了。费佳不久就回来了，

说是输了。我们吃晚饭，很焦虑不安，之后他又去了，拿走二十个金币；但这回他一转眼就回来了，说不管押什么都输。然后又拿了二十个金币，输了。又拿了十个，输了，又拿十个，又输了。所以我们甚至连散步都没去。到晚上我们只剩下六十六个金币了。费佳想换个住处，因为作坊的工人妨碍他睡觉，而女房东的孩子老是喊叫，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晚上我请求费佳离开巴登。但他不愿走，甚至跟我生起气来。啊，为什么昨天不走呢！

星期三 1867.7.5 费佳早晨走了，拿去五个金币，立即输掉。然后回来又拿了十个，把赠送给我的六个双路易金币也拿了去。说他押在"三十和四十"上老是赢的，这回准能赢。我给了他，他输了。（我们还剩下四十个了。）然后他又回来一次，拿去五个。我出去到新碉堡散步。我在那里坐了一个多钟头，读《包法利夫人》。我想把散步的时间拖长，但一看已经四点钟了，就回家去。费佳不在，可是很快就回来了。他告诉我不久之前已经输光了。他回来过，见我不在家，就到阅览室去读俄国报纸。晚饭以后他拿了五个路易到赌桌上去，立刻输掉，又回家拿了五个。他走后，我去散步，去邮局，并买些东西。但费佳已经设法把钱输光，见我从广场经过，就赶快向我走来。虽然我老远就看见他，我故意要尽量拖长再给他五个路易的时间。我们没有信。我们回去拿了五个路易，这五个又输了。这样我们就剩下二十路易了。费佳回来很晚，说发生了一件事。有个很高很壮的人推挤他。费佳提出抗议，但那人说赌桌上谁也能来。费佳告诉他不要占别人的地方。于是那人就说，"这回不能象上回那样了结啦。"他显然是暗示上次那个人怯懦，这回费佳不会被轻易放过。费佳听见有人说"又干起

来啦”；那么他们可能认为费佳是个爱吵架的人了。那太糟了。下回管钱的人就会告诉费佳，说他爱吵架，那他就不能再上赌桌了。费佳说如果有四十个路易，就立刻离开这个地方。我会是很快乐的，特别是因为这些事件使我很害怕。可费佳也怪。为什么推挤一下就会生气呢？当然谁都想靠近赌台，所以推挤是难免的。他说那儿真是什么事都会发生，人们互相之间非常粗鲁，并且说这些都算不得什么。

星期四　1867.7.6　　今天早晨我们有二十个金币，钱数太少了，但有什么办法呢？或者我们应该设法改善处境。费佳去赌桌，我留在家里。但不久他走回来，说是输了，再要五个路易。我给他了，还剩下十个了。他出去输了这五个。再拿五个，不久回来说又输了，叫再给他一个路易。还剩下四个。我给了他一个路易。他去了，但一刻钟后就转回来。是啊，一个路易能支持多久呢？我们很发愁地坐下来吃饭。饭后我们去邮局，费佳拿了三个路易到赌桌上去。我们剩下的只有一个路易了。我在赌厅外散步很久，等他出来，但他不出来。最后来了，说这三个又输了，要我答应他典当些东西。我把耳环和胸针拿出来，注目看了很久、很久，觉得是在看最后一眼了。我很忧愁。我很爱这些东西，是费佳送我的礼物。我想这是我所珍贵的仅有的东西了。费佳一直说他觉得痛苦，羞于正视我的面孔，说他夺去了我心爱的东西。但是他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知道肯定会走到这个地步的。我背着他向这些珍爱的东西亲吻告别。然后我叫费佳去典当一个月，说我要写信让妈妈寄钱来赎，因为我不愿失去它。费佳跪到我面前，亲我的胸，亲我的手，说我又善良、又体贴，而身体又这么不舒服，说世界上再没有比我更好的人了。费佳去了，可是他把门带上之后，我极

其苦恼，不禁哭泣起来。那不是一般的啼哭，而是一种呜咽，心中万分痛苦，甚至流泪也不能有所缓解，流泪并不能使我略微舒适一些。我非常悲痛，非常苦恼，苦恼得难以忍受。我嫉妒每一个人，我认为每个人都高兴，只有我们才这么不高兴。一切事物对我说来都是可怕的、悲哀的、痛苦的。我并不怕把最后的钱输掉，怕的是一切都变得十分空虚，十分痛苦，变幻不定，担惊受怕。我们什么都不能去想了，每分钟都会在想着前一天曾经有过一百六十个金币。我们没离开这里真是发疯，到现在连一个辨士也没有了。我一会躺到床上呜咽抽泣，一会起来在屋里踱来踱去，放声大哭，反复不停。据我记忆，我哭得这样伤心平生只有一回：那就是在我结婚以前。可是那时有妈妈和我一起，心里还好受一些。但在这里我孤孤单单，没有亲爱的妈妈安慰我。我很绝望，觉得要发疯了。我最怕费佳回来。我希望他在外边呆得越久越好，因为回到家里他就会说输得精光，我们又不知所措。就在今天早晨我们开玩笑，他用德语对我说“Wir sind verloren”①，我们大笑了一场。而现在我如此绝望，完全不知如何是好。每次玛丽到屋里来，我就毛骨悚然，几乎昏厥过去，我以为是费佳回来了。有时我觉得费佳最好能在外面呆上三天或者更久。我就一直躺到一间黑屋里睡觉。我怕见到费佳——我替他非常难过。基督啊，我真伤心啊。我不知道会不会总是在这种可怕的情况下过日子。三个小时（也许还多些）过去了，最后费佳来了。听到门铃，我简直从座位上跳起来。他告诉我一切都输了，把典当东西的钱全输了。他坐下来，想把我搅在怀里，但我在他面前跪下来，安慰他。然后费佳说，这是他今生最后一次赌博，再也不会去赌了。他两肘

①德语：我们完了。——中译者

支在桌上开始哭泣起来。真的，费佳哭了。他说，“我把你最后仅有的东西抢走，输掉了。”我安慰他，但他继续哭泣。我真替他痛苦。他那样折磨自己真令人可怕。费佳说耳环当了一百二十法郎、利息是五法郎，所以一月之后我们要还一百二十五个法郎。这时我们互相拥抱着在长沙发上坐了一阵。我很忧愁，几乎被压垮了。然后费佳说要出去散步并且要买纸烟。我同意了，就在散步场上蹓了几圈。费佳谈到多种改善我们处境的计划。他说他曾两次拜访冈察洛夫，想把一切都告诉他，要求借一百塔勒，希望一月以后还他。但两次冈察洛夫都不在家。于是费佳谈起卡特科夫来。但是怎么给他写呢，特别是从巴登发的信——显然是在赌博啊，这样看来不好。啊，今天上午没有离开巴登，我们多傻啊，那时候我们还有二十个路易啊，还能凑合着在日内瓦生活下去。我们回到家里两人并排躺在床上，费佳开始谈起改变处境的各种计划。他想到给阿克萨柯夫写信，提议与他合作。开始他想给克拉耶夫斯基①写信要钱（预支），答应到一月份交给他一部十个对折页的小说稿子。但我觉得这想法不可能。那样工作量太大了，既然费佳不能给卡特科夫写出小说，这就更加不可能了。我们忧愁地谈了很久。我不忍看费佳。和他在一起也是痛苦的，因为他若不在我还可以哭。在他面前我却没有眼泪。我不能哭，那太痛苦了。我们一直坐到十一点钟，决定明天他到赌桌上用最后一个路易去试试运气。或许情况会好转起来。我高高兴兴地回到我的房间睡着了。费佳两点时把我叫醒，向我道晚安，我很高兴，又睡着了。我怕睡不着，因为悲哀的思想萦回脑际，无法摆脱。我总觉得和费佳结了婚我是极其幸福的。困难的遭遇是我为幸

①《祖国纪事》杂志的编辑。——编者

福应该付出的代价。向我道晚安的时候，费佳说他无限地爱我。如果要他为我把头割下来，他会马上照办，他爱我如此之深，他永远不会忘记我在这种时刻对他这么好。（晚上费佳对我说："我怎么能不爱你哪，你现在是两个人了。我非常爱你，并且提前爱我的孩子。"）

星期五　1867.7.7　我突然见费佳坐在床边瞧着我。我问他什么事，他说要进来看看我为什么起床这样晚。我们谈了一会话我就起床。我又不舒服了。费佳的样子很不幸。然后，大约在一点钟，他拿了我们仅有的一个路易，我又把我存起来的一张五法郎钞票给他，他出去上赌桌了。我们现在一共还有五个弗洛林，但我们还欠三天饭钱，而明天还要缴房租，可该怎么缴呢？费佳回来说一切都输了。他去赌的时候把结婚戒指当了二十个法郎，但都输了。现在我们的要求不高，只要弄到两个或五个路易，那么我们就会高兴起来。但是命运要惩罚我们，因为有了一百六十个路易还不知足，还要贪得无厌。上帝见证，我并没有贪多，是费佳贪多啊。那是为了谁呢？不是为了他自己，而是为了国内那些折磨他的坏人啊，当然，他赢的钱我们是保存不住的，那些钱都会跑到他们手里去。

我们坐着，越发烦愁。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能典当什么呢？我有一件尚蒂伊镶边斗篷。我给了费佳。他拿到珠宝店去。但店主说他只收金器，不收这种他不经营的东西。但他建议费佳去找一个叫万斯曼的人，说他专收这种东西。费佳去了，但是不开门。然后他回家来，淋得透湿。大雨下了一天，好象是与我们作对。晚饭前费佳又去了一次，那人仍然不在。晚饭之后费佳又去了，但不久就回来说那个典当商不收这种东

西，但他建议费佳去找在广场开店的艾田夫人。费佳去了，但女店主不在，她妹妹叫他明天上午十点去，但她怀疑她姐姐是否会要这种东西。费佳在家里躺了一会，他很难过，然后就到赌桌上去，拿着我的结婚戒指，要去当掉。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。费佳整天都十分丧气。见他这样，我自知无能为力，十分难过。我要求费佳到阅览室去坐着，因为他在家里坐得厌烦了……我需要出去散散步。我正要关门的时候，听到费佳上楼来，黑暗中见他好象拿着一个花束。我立即想到，为了使我高兴，他用我给他的半个荷盾给我买了花束。那真好啊——明天买食物都没钱了，而他却买了花束，但费佳说除了花束还有水果。我打开门，他递给我一把搭配美丽的花束，花冠式样用白蔷薇和粉红蔷薇扎成。费佳要我不要以为带回金币来，因为他只有银币。他赢了，我十分高兴，不管赢多少，我也并不希望赢回多少。费佳然后把那两个戒指给了我（我第二个戒指也已经当了二十个法郎），并且说那个戒指当了四个塔勒和一张五法郎的钞票，他拿着那钱走上赌桌。他把四个塔勒押上，输了。还剩下五个法郎，他押上，赢了。他赢到一百八十个法郎，又输到七个法郎，又赢起来，又输到三个法郎，等等。最后，当他又赢到一百八十个法郎的时候，他离开了赌桌。他从赌场走到我们那位好德国人那里，用两个路易赎出了戒指。那德国人感到惊奇，问他，“这些钱都是用最近典当的钱赢的吗？”费佳说“是的”。那德国人说：“不要赌钱，那样你会输掉一切。”他见费佳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赢了这么多钱，大为惊奇。建议费佳现在应该把当掉的一切都赎回来。但费佳说到下次再赎。可能那位老人在轮盘赌上输了钱，并且立下誓言，不管有多大诱惑力，再不赌博了。现在他坚决忠于自己的誓言，告诫每个人不要再干这种坏事。费佳对那位德国人非常友好，他可

能还会帮助我们。费佳说他给我买这花束极为高兴；因为昨天他哭了，说他再也不能送给我花束和水果了——而现在他又能这样做了。我们把花束插到水里，出去散步，也是去买食物。我们先到烟草店去买雪茄，然后到我平时买咖啡的店里，买了半磅干酪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干酪。当他们给我们研磨咖啡的时候，我们去散步，庆祝我们好转的处境。现在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可以到明天付出八个荷盾的房租了。可以不必因为没有钱而在女房东面前感到羞愧了。我们买了够吃好几天的食物，我们也不用向冈察洛夫借钱过活了。我们可以付那三顿晚餐和那些手绢的钱了。尽管我们的钱为数不多，但却是救了急。我们高高兴兴地吃了晚餐，吃了干酪和水果。我们给了玛丽一些，她是个很好的姑娘，她非常幼稚，总是嘻嘻哈哈。说句公道话，她干什么活都是慢的。同时，我们明天也不必到艾田夫人那里去当我的斗篷了。这真是幸运，因为她可能出钱很少，甚至根本拒绝不收。

星期六　7.8　　费佳到赌桌上去，带了八十法郎，但回来说都输了，要我把剩下的最后一个路易给他。我给了他，当然他又输了——根本没有赢的机会，因为用女人的私房赌博，男人们是不会赢钱的。费佳告诉我昨天有个俄国人站在桌边问朋友借些钱，但是朋友不借，说他肯定是要输的……我们开始检点东西，看有什么可卖或可当的。我们看到我的皮上衣。费佳去找了个皮货商，但他拒绝收买，因为旧了。我们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去瑞士时带上它或许有用。德国人走了以后，费佳又出去把我们的戒指当掉。但是我的戒指昨天带来好运道，今天却不起作用，费佳输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没有钱了。几顿晚餐还没有付钱，不过，感谢上帝，总算付了房钱，并且买了茶叶、咖

啡、糖等食品。然后费佳到各种商店去。想把我的镶边斗篷卖掉,但是不管走到那里都说不要,叫他到别家去。他们甚至连看都不想看这件斗篷。费佳在城里跑了三个小时，毫无结果。他们总是叫他去找万斯曼，说他开着一家银行，什么都会收的。费佳最后去找他。万斯曼在台阶上遇到他，他正在那里和一个妇女争吵。他请费佳进去，告诉他不收这种东西，说只收好的物件,说他以前是收其他东西的,但是无利可图。他仍然把斗篷检验了一番，并叫他姐妹看看。然后说今天不行了。如果明天十一点钟到艾田夫人那里去把斗篷估价一下，那么他可能决定要不要它。

星期天　1867.7.9　　今天很早我就把费佳叫醒，以免误了去万斯曼那里的时间。他走了。我祈祷上帝让他把那东西当掉，不要卖掉。最后费佳回来拿来六十个法郎。他告诉我他到艾田夫人店里，不开门，于是到万斯曼处，那里也没开门。他想一切都完了。但这时他突然看见万斯曼在街上，他建议两人一块去找艾田夫人。他们在她门外等了半天，等到夫人做礼拜回来开了店门。然后万斯曼自己进到店里和艾田夫人私下商量一番。他回来说斗篷样式旧了，没人穿了，但他愿意当给六十个法郎，垫付一月，一月后不赎就算当死。他告诉费佳对于金器他只给这个价钱的四分之一。所以他们准是估计这斗篷值三百法郎，若是不赎，他会很高兴的。然后我到邮局去给家里人寄信，信里我怪他们很久不写信来，并且要他们寄钱来。我在那里收到一封信,读过之后几乎哭了出来。母亲写道，K.不能再替我保管家具了，如果我们不赎回来，他就要收归自己使用了，还写着许多其他不愉快的消息。我很苦恼，差点在邮局就哭起来。一回到家里，我就泪如泉涌，放声大哭了。最后费

佳到了。他进来，面色惨白，跪到我的面前。他说一切都结束了，他把一切都输了，说他赢了四十个法郎，但还不满足，结果输得一干二净。这对我影响很大。我怕他会发起羊痫风来。我把家里的来信告诉了他，也告诉他我发愁。他听了后决定给卡特科夫写信，要他送钱给母亲，好让母亲把家具赎出来，然后当出去，再把钱给我们寄来。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钱生活，我们同时要求母亲寄五十个卢布来。我们就这样定了。我坐下给母亲写信，我向她说明了我们的情况，请求帮助。饭后费佳躺了一阵，在想怎么办——是立刻去拜访冈察洛夫呢（这时可能在旅客餐桌上找到他），还是等明天十点左右去找他？那时他刚刚起床。因为除了在这两个时间，费佳每次找他他都不在家。费佳想向他借钱。我建议他现在就去，以免明天还得勉强起早。费佳到欧洲旅馆，人家告诉他冈察洛夫还在吃晚饭，建议他一刻钟后再来。他去散了散步准时回到旅馆，见冈察洛夫从旅馆出来。冈察洛夫第一个问题是："好哇，你的情况如何？我情况不佳，太糟啦！昨天我给一个人五百卢布，而他赌博输掉了。然后我替他赌，替他赢了一堆金币，可是他又都输了。"于是费佳对他说，"我来求你一件事，我把一切都输光了，一文莫名了。前天我有一百六十个路易，今天连一个荷盾也没有了。所以我来向你借三个路易。""不少啊！"冈察洛夫惊讶地说。费佳又重复说了这个数目。"好吧！这个数目我当然会给你，但是不能再多了。因为我一周后要到巴黎去，所以需要钱用。"费佳说他需要钱是在得到俄国汇款之前供生活之需，说一周后就会还他。冈察洛夫立刻从口袋里掏出钱袋，给了费佳三个路易。费佳说在彼得堡汇款到达之前，这就够零用了。并答应一周之后一定归还。他们分手时彼此都有些不好意思。费佳告诉他前天来找过他，但是为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件

事——他想给冈察洛夫一些钱，请他转给屠格涅夫——（啊，为什么他要还却没有还呢？）——而现在他自己却一文莫名了。冈察洛夫说他是乐于完成这一任务的。然后费佳请他不要把借钱的事告诉任何人，他说那当然不会。所以费佳拿回家来三个路易，但他马上穿好衣服到赌桌上去了，说只要赢到十五个路易，就会罢手。我等他等了很久。那天天气很好，但我没有出去，因为这几天我没有到任何地方去的愿望，我时常哭泣，祷告上帝拯救我们。我几乎敢肯定费佳会把这些钱也输掉。他八点左右回来，说赢了三个五法郎硬币。他说他一进赌场就碰见冈察洛夫在那里，所以觉得很尴尬。费佳去找冈察洛夫的时候，我给妈妈写了一封信，请她寄钱。我迫不得已写这封信，心里说不出的痛苦。我知道可怜的母亲一定认为我们非常需要钱，她会为我们难过。我亲爱的可爱的母亲，她多么珍爱我们，她多么希望我们幸福啊！而现在我经常贫困，不断地要钱，会使她看到我们令人厌恶的物质处境，尽管她知道，因为费佳爱我，我是很幸福的。

星期一　1867.7.10　　今天我们起床时就有一种要输钱的预感。费佳到赌桌上去了，但很快就回来，说他输了。我现在只有一个五法郎的硬币、两个荷盾和几个铜板了。费佳把五法郎硬币拿走，但很快回来，输了。他完全绝望了。他说他毁了我，现在一切都完了。他是如此绝望，我不知如何安慰他是好。最后他下了决心，说再赌是没有用的……命运和我们作对啊！

星期二　1867.7.11　　今天费佳起得挺早，以便到皮货商那里去，但去了他不在家。他带回一个姑娘来拿我的皮外

套。到下午费佳又去了。皮货商说最多只能给八个荷盾。费佳答应了，接过钱来。他得了四个塔勒，自己留了三个，给我一个。他现在自信要赢了。所以，他的决心坚持了不到一天，现在他又想赢、又想发财了。他上了赌桌，输了。于是回家来，叫我把最后那个塔勒给他，尽管我什么也剩不下了。我请求他别赌了，因为显然命运在跟我们作对。虽然他也认为不会赢，但他拿走了那个塔勒。然后他回来说是输了。我们没有钱，只有一个荷盾，而我们却欠着两天的饭钱。费佳今天写信给卡特科夫，要他送些钱给我的母亲。我也写信给母亲，催促她给我们寄些钱，临时帮个忙，并说这笔钱她可以从卡特科夫的钱里扣除。我不知结果会是如何。寄信用了二十八个克罗泽。

星期三　1867.7.12　　十二点钟费佳和我到一个估衣的人家去。去时他在家。我和他谈话，因为费佳不能用德语交谈。他把万斯曼的地址给了我们。但我们告诉他万斯曼不收衣服。他问我们的住址，好派个人去看东西。我们回家了，他答应两点钟派人来。来人看过东西，说再另派一个小个子来。过了一会小个子来了。费佳的冬大衣他出八个盾，我的给六个，费佳的旧礼服大衣和上衣给两个费洛林。我们把靴子拿给他，他穿上，甚至把帽子也戴上，说可以给我们三个法郎，我们要四个，他同意了。

星期四　1867.7.13　　我们又去找卡斯托夫先生，但是他不在家。我们见到他的妻子和女儿。我们跟她谈了我们的衣裳，她好象是要买给自己用，但我们说我们是要典当，并非出卖。我用德语和她谈了很多。她答应三点左右派个人来看我们的东西。我回家了，而费佳去看万斯曼是否在家。他从阅览室

回来，我们等卡斯托夫先生派的人，但他没来。我们很不高兴地吃了饭。饭后我写信给母亲，又向她要钱，还带上一封给姐姐的信，请她借给我二十或二十五个卢布，借用几天，我怀疑这信能否奏效。上帝让它成功吧。费佳把这信送到邮局，从那里到卡斯托夫家去。他的妻子听说派的女人没到我家，很觉奇怪，于是说明天上午她和那女人一起来。

星期五　1867.7.14　　我起得早，并叫醒费佳，以准备那两个女人按时前来。我们等到十二点，她们没来。于是费佳到那里去。那女人不在家，但见到了她的女儿，她说等妈妈回来时转告她。这事看来办不成了。然后费佳到万斯曼家，告诉他要典当东西。万斯曼叫他三点钟把东西拿来，费佳说不能拿来。于是他劝费佳雇个人拿，费佳坦白地告诉他没钱，雇人的钱都不够。我忘记写了，今天上午费佳去找冈察洛夫，说万一在他走之前我们不能还钱，问他将来的地址。冈察洛夫没有告诉地址，只是说借的这点钱不算什么，不值得麻烦，说我们可以随时在彼得堡还他，不值得为此麻烦。然后费佳告诉他现在要设法弄四十个法郎。冈察洛夫说现在不能给他，因为虽然他路费还够，但却输了一大笔款子。他说，虽然和朋友一块旅行，总能向他们借钱，但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借钱给费佳了。费佳告诉我，他觉得冈察洛夫好象已经把钱都输了，可能连旅馆钱也付不起了。我们却不能还钱给他，多愁人哪。他们俩友好地分了手。三点钟费佳一个人去看万斯曼，但后者不在家。费佳去看了几次，但每次门都关着。最后万斯曼自己来找我们，说一直在家等着，现在只能再花十分钟的时间了。然后费佳雇了个人，叫他把我的两件衣服——那件绿的和淡紫色的——拿到万斯曼家里去。万斯曼看到衣服后，说是式样旧了，等等，答应

费佳两件给二十个法郎。费佳要四十个，但万斯曼最多给二十五个。最后费佳简直是请求他当一个月给三十个法郎。但万斯曼警告他，到期不赎，东西就要没收。望上帝不要叫我们失去它们！我们是花了很多钱买的啊，而现在为了七个卢布就可能失去了。简直是怕人哪。我们出去散步，走到街上费佳突然发现他穿着旧的家常上衣。我们不得不回去，让他换上好的上衣。我觉得这事很可笑，大笑了近五分钟。他换好衣服我们又走出来，他突然皱起眉头，话也不想说。我告诉他如果他老是这样，我就回去，我要同他讲和啦，他却保持沉默。我转过身来，独自向相反的方向走去。我走了约一个小时，但走得很疲倦，就回家了。我觉得腹痛，躺了下来，我觉得非常孤单。我想和费佳讲和，出去到什么地方走走。我招呼他，但是，他不但不立刻跟我讲和，却突然宣布我太任性，破坏了我们的生活。我生气了，我想，这点小事就会破坏我们的生活啊。如果我们的爱情能这么快地消失，如果凭一句傻话他就认为我们的生活受到破坏，我们该是些多么脆弱的人啊！我不想跟他吵，躺到床上，把屋门关上。但是费佳不喜欢这样，他把门打开，说屋里闷气。我又关上，但他又打开来，说必须开着，因为天热，必须开着。然后我对他说，如果他不让我按自己的意愿办事，那我最好就离开他，因为我不愿意屈服。我穿好衣服出去散步。我走到墓场去，在一个坟墓旁边坐了很久……大约八点半我回到家中。费佳不在。我一直怕他到赌桌上去。如果现在他把我们最后几个法郎也输了该怎么办？我们连典当的东西都没有了啊！我睡的时候，他走到我跟前，向我友好地道晚安，于是我们就和好了。我对自己生气。为什么我那么无聊地吵嘴呢。我有一个这样好的丈夫，我却总是惹他生气。

星期六　1867.7.15　　费佳到阅览室去，带了一个五法郎硬币，说可能去赌，也可能不去。我不舒服，坐在家里阅读《新约》。两小时后他垂头丧气地回来。他告诉我他赢了两个五法郎硬币，所以有了十五个法郎。然后输了一个硬币，就走到阅览室，在那里呆了很久。但他以后又想试试手气，走上赌桌，把一切输了。他很发愁，因为我们欠女房东一周的租金，那钱原是可以付房租的。要请她等一等是令人不快的事，因为这种人什么也不懂，一见我们处境糟了，肯定会立即变得粗鲁起来。他输了，我很烦恼。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今天我们结婚整五个月了。所以尽管我们钱很少，为了庆祝这个日子，我们叫人去买了些酒。

星期二　1867.7.18　　今天天气阴沉，我觉得很疲倦。两天以来，我一直在想着我们未来的孩子，米沙。我随时都在梦想着这个孩子。费佳昨天说他要去赌博，赢上三万法郎，就能回俄国去，他渴望见到几个人。我也想见几个人，但是一想到这样快就回去，又觉得惊慌。我觉得好象一回去费佳就不再爱我了。好象我对他的爱并没有信心。我怕别的女人会在他的心中占据我现在的位置。我觉得他没有爱过，他只是假想他爱过。在他那方面并没有真的爱情。我甚至想他是不会爱的，他满脑子别样的思想和观念，不会热爱一个世俗的人。

星期三　1867.7.19　　费佳在报纸上见到广告，说索菲街有个人买卖东西。或许那人也收典当的东西吧。费佳到那里去了，原来就是买我们靴子的那一个老人。他答应要费佳的大衣，于是费佳就送了去，这件衣服当了六个盾，而在典当字据上却写的是卖了八个盾（两个盾是利息）。如在十四天之内不

赎，就变成那老人的东西了。这样一来我们有了八个盾了。费佳这会儿说，如果现在上赌桌，只带两个盾去，肯定会赢。如果八个盾中，就是输去两个，有什么关系呢，是我们财产的四分之一呀。既然费佳热衷于这样去做，我反对也没用：那只会惹得他更为生气。但是我建议他，如果用这两个盾赢回一些，立刻就得离开赌桌，但他说那是不可能的。总之，他抱有大赢其钱的想法。嗬，如果头脑里有这种想法，那肯定是不能赢的。后来真是这样，他押上，输了。他说谁也没有注意他输了……。我们散步时交谈，结论是：尽管我们没有钱，我们却有爱情，我们彼此如此热爱。别人或许有钱，但却渴望爱情，难以到手。我极其赞成他的话。

星期四　1867.7.20　　晚饭后费佳到邮局去，我留在家里，但我请求他如有我的信，不要拆开。他带给我一封妈妈的信。我突然觉得妈妈不能寄钱给我们。但是信中妈妈第一句话就说下次寄钱来：费佳没有拆我的信，我很高兴。因为万尼亚[1]又把苏[2]的地址给我寄来，尽管我已经知道了。费佳可能要问到底为什么需要那个地址，等等。幸好他没把它拆开。我亲爱的妈妈，我多么爱她，亲爱的，还有万尼亚，我的哥哥。我现在多么想帮助他们呀！如果我赢上二百卢布，我就要给亲爱的妈妈寄一百卢布去，让她偿还叶利尼维契的债。基督啊，她会多高兴呢！她会偿清债务，重新站起来。但是，基督啊，我不能帮助他，这多使我痛苦、使我羞耻啊！当费佳出去散步的时候，我觉得很难过，想到妈妈对我这么好，我却没有能力帮助她。我痛哭起来，哭了很久。然后费佳回来，我们喝茶，因

①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哥哥。——编者
②苏斯洛娃小姐。——同上

为走路和哭泣，我头疼，老早就睡了。费佳对我这么体贴，这么好，我知道他是爱我的，我狂热地爱他。我也爱我亲爱的妈妈。这两个亲爱的人如果能长和我在一起，我该多么快活呀。

星期五　1867.7.21　　今天上午女房东使我很生气。我在厅房遇到她，她说我曾答应在两天内付钱，为什么没付？我告诉她我收到信说钱明天就来。她告诉我八月份房租要高些，因为冬季没有房客，所以要在夏季多收房钱补上。去年夏天她每周收十二个盾，她想叫我出十一个盾。她多坏啊！她知道我们现在没钱，她想利用这个机会剥削我们……然后她暗示了费佳的赌博，我不知道她怎么知道的；我弄不大清楚她说的是什么……他们都是些坏人！例如，那个捣蛋的玛丽。我告诉她把水煮开，送咖啡上来，而过了一个钟头她还没有来。要等她煮好咖啡送上来，恐怕还得过一个钟头。而我头很疼，又很饿。我随时都怕要吐出来，及时喝杯咖啡就会好些。我烦得很，哭泣起来。费佳对玛丽生了气，但是也生我的气，为点小事就哭。他真是急躁。碰上他发羊痫风或咳嗽的时候，我当然并不责怪他。我并没有对他说什么，尽管这确实会使我觉得难受。而我哭几声他却受不了，说我使他讨厌了。真不应该，为什么那么自私呢？我很苦恼，即使是现在我有时还觉得烦恼，费佳这人竟有那种我最害怕的丈夫所具有的性格——不照顾家庭。是的，对自己的家他简直不管不顾。他更为关心的是艾米莉娅，他的寡嫂（那个愚蠢的德国女人），怕她缺什么东西，怕他儿子干活劳累，他关心的是让帕夏生活得好些。可是“我们”感觉如何，他却无所谓。就是我们需要什么，他也不管。——他甚至注意不到这些。因为我是他的妻子，是属于他的，他似乎认为我忍受这些不快和贫困都是理所当然的。如果我知道他一无

所有，我当然不会说什么。但是，当我知道我们贫穷起来就是为了使艾米莉娅和那伙人不要受穷，把我的斗篷当了就是为的把艾米莉娅的斗篷赎出来——于是，不知怎么的，我就气愤起来，我这样尊重、这样珍爱的人竟是这样漫不经心，缺乏同情和体贴啊。他说他不得不帮助哥哥的家属，因为哥哥帮助过他。但是对于我，费佳不是也应该那样吗？我没有把生命和灵魂交给他、为了他的幸福随时随地心甘情愿地准备受苦吗？他并不以此为贵，情况就是如此。他并不认为自己必须注意让妻子幸福，不要让她时时担心明天有没有东西吃。多不应该，多不公平啊！我对自己生气，不该对我亲爱的、可爱的好丈夫有这些坏的想法。或许我是个心肠不好的人吧。

我十二点钟到邮局去，有我一封信。妈妈寄来一张汇票，一百七十二个巴黎法郎。我找到银行去，他们答应给我换，但是要扣两个法郎的贴水……他给了我十七个十法郎的金币。到邮局去的路上，我到鞋匠那里，把我烂得不成样子的靴子给他看。他摇摇头说不好再穿了，到了这个程度，他也不能修了。他确实认为完全不行了，补也没用了。最后他说无论如何这个星期是不能修补的。如果靴子不能修，我怎么走路呢？然后我到一家我平时很羡慕的糖果店去，买了里面带奶油和果仁的非常好的甜点心。我非常喜欢这种点心，也给费佳买了一份……他今天生我的气了。他起床的时候拿了三张十法郎的钞票并且说是拿了“我的”钱——这种事以前从未发生过，因为我们曾经作过决定：绝对不要说“我的钱”、“你的钱”，而要说“我们的钱”。他走出去，以后我才知道，是到杂货店去偿还近来买糖等欠下的钱。一小时后他回来了，但不和我说话。我只是看到他在为什么事发愁。然后他跟我说输了五个塔勒。他开始赢了七个塔勒，还不满足，于是输得精光。我开始安慰

他，叫他不要发愁。然后我们吃饭。费佳告诉我他想把赎大衣的钱拿去，现在不赎大衣，拿去赌博。我没有办法，把钱给了他。我们去散步，谈到如果每天能赢两个塔勒该有多好。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当掉的东西渐渐赎回来，安静地等着卡特科夫寄钱来了。但是我认为这不可能。费佳没有那么坚强的意志，赢了两个塔勒之后是不能离开赌桌的。他马上想到他不该只赢两个、至少要赢五十个。他立刻梦想到成千上万地赢——正因为如此，就出了问题……我们为给我买新靴子的问题讨论了好久。我没告诉他我的靴子已送去修补了，因为费佳是不喜欢旧靴子的。我怕钱会输掉，买下一双靴子也好，免得象以前那样，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脚藏起来走路。快到家的时候，费佳想到要买干酪。于是我请他买些火腿，因为我很久以来就梦想着该有一天去买火腿，我要就着醋吃它。费佳去买了。等他买回来，不仅有干酪和火腿，而且还有很好的腊肠——我觉得好象从来没有吃过这种好吃的食物。

星期六　1867.7.22　　费佳出去赌博，带了十个塔勒，但很快就回来了，说是输了。他要我给他两个金币，还要我的三个塔勒，我给了他，但是知道他肯定是要输的。这样我们现在还有八个金币了。他到赌桌上去，但很快就回家来。他说有个俄国夫人站在他的后面，嘀嘀咕咕老在说话，所以他思想不能集中，心里厌烦，就把钱输光了。他要我再给他三个金币。（这样我们现在剩下五十法郎了。）基督啊，我多苦恼啊，——现在我一切美好的东西和衣服都不能赎出来了，一切都丢掉了。他回来的时候，我一见到他就喊道——“不要激动，可怜的费佳，”因为不用看他的脸色我就知道他是输了。于是他要我再给他十个法郎——说这是最后的了。他回去，又输了……基督

啊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从这个陷了进去的、可诅咒的泥潭中爬出来啊！我想我们永远出不来了，因为我们老是坐在这里，继续赌下去，总盼望赢上一大笔金钱……晚饭以后费佳喝了一杯咖啡，五点钟躺下，叫我半小时后叫他。我也睡过去了。但在五点二十五分的时候，费佳起来了，走到我床前吻我。我说，"什么事，费佳？"他转过身去，但是突然发起羊痫风来。我非常害怕。我想把他抱到他床上去，我来不及这样做了。因为我没有力气把他抱到床上，只好把他靠到我的床边。他抽搐的时候一直半靠着站在那里。（那就是现在他右腿疼痛的原因，因为他倚在墙上。）抽搐过后，费佳开始翻来复去。尽管我尽力按住不让他动，我却没有那么大力气。于是我拿了两个靠垫放在地板上，把他安静地放到上面，好让他在地毯上躺得更舒服一些。我把他的钮扣解开，好让他呼吸更容易些。今天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嘴唇青紫，而脸孔通红。我多不幸啊！这一回他过了相当长时间才苏醒过来。当他开始醒过来的时候，不管我是多么痛苦难受，我却想大笑起来。因为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德语。他说"Was? Was doch? Lassen Sie mich,"①说了一长串德国话。然后他用爱称叫我，请求我饶恕他。但他却听不清我给他说的话。他还向我要钱，要到赌桌上去。在这种情况下去赌，真是个好赌家啊！然而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赢，只要别人不把他的钱骗走。他醒过来后，从地板上起来，自己扣上钮扣，要我把帽子给他。我想：他现在要到什么地方去吗？于是我问他，"你到哪里去？""Comme ça,"②他回答说。我没听清，要他再说一遍，因为我以为他说要去买腊肠。于是我劝他躺下来，他不愿躺下，抱怨起来。为什么我

① 德语：什么？究竟是什么？让我安静吧！——中译者
② 法语：那么。——同上

要扶他上床呢！为什么要折磨他呢？……最后他躺下了，但是睡不安稳，每十分钟醒来一次。七点钟我们出去散步，但费佳忽然想在街上吻我的手，而且说如果我不让他吻，他就不认我作妻子了，我当然尽力劝他不要这样：在大街当中，人们都在看着，——那会显得非常可笑。于是费佳说他很想喝一杯巧克力。尽管一杯巧克力要花十八个克罗泽，我同意了。我们走进咖啡店去……

星期日 1867.7.23 十二点过后不久，我从邮局回到家中（我们没有信），费佳正要到赌场去。他拿了一张十法郎的钞票，很快就又回来了，还要十个法郎。但我说我们一共只剩下二十个法郎了，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帮助我们了。在卡特科夫寄钱来之前（如果真的会寄来），我们就只好饿肚子了。我很难过，突然哭了起来。我告诉他我哭是因为觉得我再也摆脱不开巴登了，一直赌下去盼着大赢一场，我们不得不在这里住几个月，就是卡特科夫的钱寄来，我们还是会赌下去、输下去。或许我这样说话太苛刻了，但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头一个月我忍受下来，就是把最后一个辨士输光，我连一句话也没有说。但那个时候我希望母亲会帮助我，还有典当衣服首饰的可能。但现在一切都已经典当光了，或许永远也赎不回来了。再向母亲要钱是不可能了，而且也很丢脸。我仍然把钱给了费佳，但他说一张十法郎的钞票合不到三个塔勒，他要拿三个塔勒去赌。那么我说把我们最后一张十法郎的钞票换开，条件是必须把剩下的两个塔勒拿回家来，供两三天的家用。费佳问我是不是不相信他能把找头拿回来。我坦白地说我不相信。这不会使他生气，想要赢钱的人都会这么干的。我自己就会这样干，所以我想他也会这样干的。费佳拿了这两张十法郎的钞票走开了。我

觉得非常难过，躺到床上大哭起来。一个多钟头以后费佳回来了。我起来接他。他说只给我带回一个塔勒。我以为是他赢了一个塔勒，我很高兴，就说如果他每天拿回一个塔勒来，那就很好了。我内心自疚，近来对费佳说话很苛刻，于是向他道歉。然后他把钱袋拿给我看，里面却有三十个塔勒。费佳给我二十五个，自己留了五个。他把钱拿出来的时候对我说话声调有些尖刻，他说他以为如果把钱输了，我会打他的。他出去买水果，叫我告诉玛丽摆桌子准备开饭……他出去很久，回来的时候非常生气，说把五个塔勒赌输了……是的，我得保护费佳，不仅要防别人，还要防他自己，因为他缺乏最低限度的控制自己的能力。他可以应承，甚至作出诺言，但做起来却完全不一样。我充分相信我们赢钱（一度多达一百六十八个路易）就是因为我把钱保存起来了，一次只给他五个路易，不给他再多的钱。否则他到巴登的第一天就会把一切输光了。他是个奇怪的人，但是个多么好的人啊！……

星期二 1867.7.25 我们本应该把要洗的东西给洗衣女人送去，但是现在得等一等啦，因为没有钱付她。我很高兴没有在这之前送去，如果没有钱给她，我该多苦恼啊！我们最后两个塔勒也象其他的钱一样输掉了。我们剩下的唯一的塔勒我必须给鞋匠留着，可怜的费佳回到家里愁得要命。他说他要不发疯就得自杀，因为他没法还债，债台高筑，却无钱偿还。我告诉他那问题不大，不值得这样灰心丧气。然后我们躺在床上谈论我们的处境。我们真成了吉卜赛人——时而富足，时而贫困。就在前些时我们还是富裕安闲的，而现在我们不得不奔走，典当了……

（此处详细描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衣服卖给估衣

商的情况。）

费佳来向我道晚安的时候，十分激动。他说他热烈地爱我，极其、极其爱我，说他不值得我爱，我是他的保护天使，从天上派来给他的；说他一定要改正过错；说他虽然四十五岁了，却还不会过家庭生活，说他必须要学会；说有时候他仍然有自己的幻想。我不知道他最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会不会是他想不忠实于我，哼，这个我可不相信，可是万一如此，我该多么悲痛啊！然后他说："你作梦梦见我把你送去住校上学了，我没有你不能生活，怎肯放你走开呢。"他说如果我叫他从高塔上跳下去，他就会为我跳下去。我可以看出来他是爱我的。他说有时他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到我身边，必须和我说说话，谈点什么。他还告诉我前些时候他打开一本书，想从里面找到"安尼娅会怎样看待我赌博呢？"这一问题的答案，答案是"那种处境将会使你们的友情更加幸福"，而事实就是如此：我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友好，我们同甘共苦，要从忧愁中找到出路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离开这个可诅咒的城镇吧，我们在这里是多么痛苦啊。夜里我问费佳想不想桑涅契卡（未来的女婴），他说常常想，想得厉害。又说这个孩子可能是个男孩。我说不管是什么，我都高兴。

星期四　1867.7.27　　今天他不止一次地说以前没想到能有我这样一个妻子，他从没想到我会这样好，不管怎样都不责备他，而相反地，只是想安慰他。然后他说如果我将来总是这样，他就会得到新生，因为我给了他很多新的情绪，新的思想，许多好的感觉，所以他已经开始成长为更好一些的人了。我很高兴。但是到晚上我们却吵了嘴，因为我没脱衣服就躺到床上。我很疲倦，躺下睡着了，没能起来把衣服脱掉。他为此

很生气。但等他来向我道晚安时就和好了。他又象平时一样把我睡觉用的东西都准备齐全，比如火柴、茶水，等等。

星期六　1867.7.29　　今天我们必须向房东缴房租了，可是我们没有钱，我要去道歉。我们只剩了十二个克罗泽，这是准备付搬运费的（把东西送到典当店）。我们没有糖，因此我早上没有喝茶。费佳到万斯曼那里，他叫两点钟把东西送去。不知道这些东西他给了多少钱，或许只给二十个法郎吧。据费佳推算，至少还得有十一天才能得到莫斯科的回信。费佳到邮局去，但是没有信。我们躺着谈论我们的困难处境。我们说将来该如何回忆这一切啊：可怕的炎热，女房东的爱喊叫的孩子，一天到晚用锤子无情敲打的铁匠作坊，而且我们是一文莫名，一切典当精光，可能再也赎不出来了，闷气的房间，钟声敲响，无书可读，面临断炊的危险。愿上帝别叫我们的境遇变得更坏，那样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时费佳到万斯曼处去了。但当他和搬东西的人一起回来的时候，女房东站在门口看见了他。她正和一位邻居谈话，指着我们这层楼，还指指搬东西的人。当费佳从家里出去的时候，她走到作坊里找她丈夫，或许是告诉他我们正把东西拿到当铺去，所以不会缴房租了。费佳从万斯曼处得到三十个法郎，但他立刻到赌场输了十八个。他面色灰白、神情忧郁地回来。我简直吓坏了，不由自主地说道："这纯粹是愚蠢啊。"我并非因为他输了钱而如此烦恼，而是因为他脑子里就摆不脱那种通过轮盘赌发财致富的想法。就是这种想法使我生气，因为它已经使我们受害不浅了。

星期天　1867.7.30　　晚上我喝了一杯茶，因为腰痛，立刻躺下睡着了。我想我一直睡到半夜一点才醒，醒来之后也

没想到他会发脾气。但我看出来他因为我睡得太早觉得有气。他一直在房里走来走去，口中嘟嘟囔囔，总之他非常激动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叫我不用管。然后他说他痛苦了七个小时了。说我有意不答理他，躲开他——我绝对没有这样。我叫他安静下来，不要让皮靴发出声响，因为女房东就睡在近处，要是把她孩子吵醒，她会生气的。我说话声音高，但是我并没有喊叫。费佳突然说如果我要喊，他就从窗户里跳下去。他非常绝望，不住喊着一切都怪他。他明白了我的处境。突然毫不连贯地说到他恨我。这话使我异常气愤，几乎哭了出来。我跑到另外一间屋里，告诉他他真“卑鄙可耻”：先是说“你使我非常幸福”，以后又说“我恨你”。我躺下的时候，费佳走到我跟前说，他并非想叫我生气，他极其烦恼，说他使我难过，使我们贫穷，受到良心的谴责，说我以前一直是高高兴兴的。当然那是真的，那会儿我比现在高兴、平静二十倍，因为我们没有因一点小事就争吵。我非常生气。我们互相道过晚安，因为我好久睡不着，费佳问我好几次是否觉得疼痛，请求我，如果觉得不舒服就把他叫醒。我答应这样做。但我肯定不会叫醒他，因为他帮不了我，只不过使他担惊受怕而已。我们是可怜的、可怜的人们哪！一切都是因为那可诅咒的轮盘赌。为了这种经常的贫困，我们应该平静、快乐。但是上帝会帮助我们，这总有一天会结束的。

星期一　1867.7.31　　道晚安之前，费佳告诉我他珍爱我，了解我的性格，他尊重我的人格，但我有时会发起火来。我请求他饶恕我。我和他吵嘴，控制不住自己，觉得很难过，很烦恼。但我觉得这是由于怀孕的缘故，因而脾气不好，有时任性，反复无常。我忘记说了，费佳晚上到杂货店老板麦斯迈

那里去，（我们老在那里买东西），要继续赊购茶、糖和蜡烛，我们需要这些东西，但是付不出现款。他回来说老板出门了，只有伙计在那儿，因为店里有顾客，他觉得赊购东西很不好意思。可怜的、可怜的费佳，他该有多么痛苦啊！

星期二　1867.8.1　今天我们起床后，脑子里想着怎么能弄到钱。我们现在欠下四天的饭钱了，如果不还账他们就不会给我们送饭了。我们必须把我淡紫色的女装（唯一没有典当的东西)当掉。我们没有别的东西留下来了，我们一切东西都没有了。我不愿让费佳到万斯曼处去，我想自己去。但是，我当然不能把名字告诉他，要让他不知道我是费佳的妻子。这事我们争论了好久，但费佳决定，不管多么痛苦烦恼，还是他自己把衣服拿去。这件事必须要这样办：要让女房东看不见我们从屋里拿走一个包裹。为此，我把衣服捆成很小一束，费佳把它放在大衣下面，挎在臂上，尽管他觉得这样很不自然。他十二点走了，他不在时我开始给他洗衬衣、手帕。然后我出去买浆衣粉。那个店里的人听不懂我要买什么，叫我到另一家商店——那个鞋匠家去。我费了半天劲才说清了我要浆粉是为了烫熨衣服，不是干别的事。我回家熨起衣服来，大约两点钟了，费佳还没回来。最后他回家来告诉我万斯曼不在家。他妹妹正在和另一位喉结很大的女人一块儿吃饭（那女人当场就在饭桌旁睡着了），她叫费佳坐一会等万斯曼。费佳等了一个多钟头。（可怜的、可怜的费佳，他这样一个好的、有才能的、高贵的人竟然不得不在犹太人家里等候，因为万斯曼可能是个犹太人。）费佳要走，但是万斯曼的妹妹说她已派人到城里去找哥哥去了。这倒不错，——费佳想道——万斯曼把别的生意放下，回到家来却见费佳是要当一件衣裳，那他可能会生起气

来，根本不要它了。于是费佳再也忍受不住，就走开了，说他还要再来。他在途中找了乔格先生（典当店主人）。乔格妻子说乔格有七十岁，而妻子才三十岁，看来象二十五岁，使费佳大为惊奇。最使人惊奇的是乔格有个四岁的男孩，非常象他父亲，还有个十八个月的婴儿也是他的，七十岁的人啦！这就是生命力啊。乔格似乎很爱这件漂亮的衣服，答应出二十个法郎，万斯曼是不肯出这价钱的。费佳叫乔格的妻子把衣服照管好。她用披肩包起，裹在被单里放进衣柜，以便保持洁净，利息特别高：当期三周，每七个弗洛林就要四个弗洛林的利息。万斯曼心软一些，三十个弗洛林才要两个，那利息是很低的。费佳非常喜爱乔格的女婴，谈到她那对可爱的小眼睛时表现出特别的抚爱之情。费佳把当票放到我熨衣桌上，自己走出去换钱买纸烟……我们到邮局去。有一封母亲的信，说给我们寄了一百卢布。我们从邮局到银行，在那里拿到一百五十六盾的钞票。费佳怕把钱丢了，他把钱分开，他拿了一百盾，给了我五十多……回到家里我叫他去赎回一些东西来，但是请求他不要到赌场去，并且说他若不答应下来，我就要和他一块去。费佳好象生气了，问我和他一块去是什么意思。我说和他在一起，我会哀求他，恳请他不要到赌场去……一刻钟之后费佳把我的耳环、戒指拿了回来。然后我们去散步。费佳带我到阅览室去，他自己到赌桌去，说很快就回来。我坐了一个多钟头，然后决定找到赌场去；我在那里找到他。他紧靠桌子站着，我见他旁边有一堆银币。我原以为他输了，他却赢了。所以我决定把他叫走，否则他又会输的。我碰碰他的手臂，他因为正押着钱，一动也不动，他不住地看着是否赢了。然后他看到了我，因为赢了，他必须等着拿到钱才能走。我们走出来。他样子很可怕：满面通红，眼睛红得象喝醉了一样……我们点钱时发现

费佳原来输了一个盾多些。

三点钟时费佳来向我道晚安。他很和蔼友好，说他爱我，说尽管有时吵两句嘴，那也没有什么，说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高兴。然后他走回自己房间去睡。一刻钟之后他问过我一句话，以后好象就睡着了。而十分钟之后，突然之间，他的羊痫风又发作起来。我跳下床来，但是没有蜡烛，我冲进另一间屋去，点起蜡烛。费佳躺着，头枕在床沿上。如果我迟到一分钟，就会掉下床来。发作时间不很长，也不算猛烈，然而抽搐得很厉害。后来，他醒过来了，亲我的手，拥抱我。完全恢复过来之后，他不懂我为什么坐在那里，并且问我："昨夜我发病了吗？"我说刚刚发过。他吻我，说他热烈地爱我，崇拜我。发过病之后，他怕死，开始说他不久就会死去，要我看着他。为了让他安心，我说我就躺在他床边的长沙发上；那么如果他有什么情况，我会马上听见并起来看他。他很高兴。但他仍然害怕。他祷告，并说让他现在就死去并离开我，没有见到未来的孩子桑涅契卡或米沙，他是很难过的。他要我照顾未来的孩子，并要我早上起床以后来看看他是否还活着。但是我叫他安睡，说等他睡熟之后我才去睡。钟打了五点。铁匠们起床了。他们在我们头顶上弄出声响（他们在顶楼上睡），然后他们下来到作坊里开始捶打起来。我不能安睡了。费佳八点起来，抽烟，然后照照镜子，见脸上有两块红迹。他头疼得厉害。

星期五　1867.8.4　今天是个倒霉的日子。早上一早我就看出这种征兆：我仰看那个钟楼，那风信标上面是使徒彼得的雕像。我见彼得把背对向我们。我注意到，他要是面向我们站着，右手拿着钥匙，那就是好的征兆，就是说，我们诸事

大吉。我也注意到，在我们最倒霉的日子里，仅能糊口度日，典当一空，那时彼得像就站在难以看到面孔的位置上。今天就是这个样子。费佳到赌场去，拿了四十个盾，虽 然 我 想 去散步，他却让我在家呆着。我们决定花四个路易，赎出一些当掉的东西。那么我们会觉得舒服一些。但费佳决定把赎东西的时间推迟到两点钟，因为他认为在那以前当店主人不会在家。这时他去赌，输了。然后他回家来，又拿了四个路易，也输了。他又回来，又拿了三个，输掉。最后他又来要拿最后的金币和剩下的三十个法郎。他走了，但很久没回来，所以我决定到新碉堡去散步……我四点钟回到家，但费佳还没回来。最后回来了。他说他没动那个金币，只用三十个法郎赌，赢了接近四个路易、三十法郎和一、二十个两盾的硬币。我叫他饭后不要去了，要他等到明天并带我去散步。但他拒绝了，饭后又跑到赌场去。但这回却运气不佳了，费佳把银币全输光了。我到邮局去，回来时见费佳在路口，说是输光了。他要我 再 给 四 个路易。我给了他。他走去输了。他很快回来，说他不能罢手，必须继续赌下去。好吧，我没有办法。我发现要把他留在家中是不行的，就把最后一个金币给了他。这样我们只剩 下 四 十 盾了。过了一会他回家来，说是输了，要我出去和他散步。我们走出去，但我没有心情散步：我觉得非常悲哀痛苦。我最愁的是费佳没听我的话，在上午就把东西赎回来。

星期六　1867.8.5　　十二点时费佳上赌桌去，从最后四十个盾中拿走二十个。但命运不济，把钱输了。他回来又拿了十个。很久没有回来。他最后回来带给我一封信，是在邮局拿到的，说因为不知道是给他的还是给我的，就拆开了。信是妈妈写的，她说只为我们的家具付了三个月的利息。我很悲哀痛

苦。我想到，就在昨天我还是有钱赎回典当的东西的，然而，却象对留在俄国的家具那样，并没有赎取回来。然后，我听到费佳说："这些倒霉家具。"我想到那些家具可能会当死，就十分苦恼，开始哭个没完。费佳安慰我，叫我不要哭。但我有什么法子呢？我们这里的钱全部花光了，全部东西都当了，而且我很苦恼，不知能否收到俄国的钱。我们开始合计把东西都赎回来要用多少钱，发现如果包括费佳今天上午当了二十法郎的戒指，需要一百盾左右，这使人发愁。我哭了。当他突然对我生气（因为我哭了）时，我也按捺不住了，说他输钱是因为不听我的劝告……费佳回答说赌博是一种激情，那就是他不接受我劝告的原因，但是其他事情他总是按我的意愿做的。我很烦恼痛苦，就说他要用轮盘赌赢成百万巨富的设想是滑稽可笑的，因为在气头上，我就称他为"人类的施主"。费佳生了气，问我是什么意思。他非常气愤。我竟那样骂了他，我当然很后悔，但是，实际上，他一赢了钱就说要帮助这个人，馈赠那个人，又为第三个人这样那样，总是听得我心烦。我敢肯定，如果我们要赢，只有那些坏人（在国内的那些人）会得到好处。我们自己是不会得到好处的。然后费佳决定晚饭前到公共浴室去。我听了很高兴，因为前些时他就要去了，但是一直拖延下来。在他出去之前我们终于和好了，他甚至原谅了我骂他是"施主"的那句话。

星期四　1867.8.6　天气晴好明朗，但是可能很热。我起得很早，很不舒服，比平时还糟；但过后我觉得身体很好。

费佳喝过茶以后，穿衣服的时候突然指责我昨天感觉迟钝，我听到这话实在难受，特别因为我总以为费佳是了解我的敏感和体贴的。基督啊！如果我愿意，我是有很多机会制造使

费佳不愉快的事情的。难道他身上就找不出某些特点，叫人据为口实、大笑一通吗？我和他谈话时总避免谈到那些，总怕让他心里不舒服。我记得以前到他那里工作的时候，我从来不问他问题。我觉得问他什么显得唐突。让他自己跟我说吧。如果他想说，他会自己告诉我的，但我决不能问他问题。我走来走去，穿着一套破衣服，一件难看的黑东西。但我什么也没对他说。我也是喜欢穿好衣服的。我想他会记着这事，或许他会说我需要一套夏装，这里夏装很便宜。当然，他想到他自己，他在柏林买了一套衣服，在德累斯顿给自己定做了衣服；然而他那时就没想到我也要买一些，我穿得很不好。如果我没有对他提过这事，那只是因为我不好意思谈论这些。或许他自己会猜到的，为什么要对他说呢？同时，看来他把钱给帕夏① 和他的亲戚，而把我的衣服和家具都当出去时，一点也没有想到我会生气。

当他疯狂地赌博时，不是我首先安慰他吗？不是我首先毫不迟疑地建议他典当我的东西吗？而我知道这些东西是会当死的。他赌输这么多钱，我责备过他吗？相反，我安慰他说这没关系，不要注意这些小事情。他却不，他并不看重这一切，现在竟然说我感觉迟钝。确实是的，从此以后大可不必体贴人了。要是我现在开始吼叫，成天吵闹，那样他就会想起我对他一贯是体贴的了，就知道不该用不公平的责备来惹我生气了。费佳到乔格那里去赎他的上衣，我留在家里，由于他对我极不公平而感到非常悲哀。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。这就是他对于我没责备过他的报答。真的，我委屈自己真不值得。玛丽·德米特列夫娜（他的第一个妻子）骂他奴隶、恶棍、囚徒，他只好

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儿子。——编者

洗耳恭听，这是真的。费佳从乔格处回来，走到我面前，问我为什么这么不高兴。他背诵了一首诗……并且说他说感觉迟钝那话并非要惹我生气。他要说的是我内心感觉敏锐，在这方面谁也赶不上我，但外表却不表露出来。我这才弄清楚，原来他说这话是因为我有时叫他“小傻瓜、小笨蛋”，为着爱开玩笑就责备起我来，真是怪事。我根本不想吵嘴，所以装作不生气的样子。以后费佳去赌，要我为他祈祷不要输钱。他两点钟回来，说是赢了三十个盾。我很高兴，因为这样我们的现钱就增多了。

为了不让他再到赌场去，我请他和我一起散步。他开始拒绝，以后却跟我去了。

（8月7、8、9日的日记记的都是赌博、输钱、找当铺等等惯常的情况。还记着收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母亲的一百五十卢布。）

星期四　1867.8.10　费佳晚上八点左右回到家里，我听到他回来了，问了几句话。但问得不合时宜。费佳激动万分，跑到我跟前含着眼泪说他输了，输光了，连我给他去赎耳环的钱也输了。我不能责备他。看到费佳哭泣、失望，我很难过。我拥抱他，请求他为了爱基督的缘故、爱我的缘故，不要哭泣，不要折磨自己。费佳叫自己恶棍，说他配不上我，叫我一定不要饶恕他，哭得非常伤心。我最后使他安静下来，我们决定明天离开巴登。费佳渐渐安静下来，要我把剩下的一百七十法郎给他，到万斯曼那里赎回一、两件东西。但是现在我有权不信任他了，我说要陪他去。我在万斯曼店外等候，等费佳出来，我们数钱：我们有一百六十法郎的金币和三十法郎的各种硬币。费佳建议到火车站去问问去日内瓦的开车时间和车票的价钱。虽然很远，我们徒步走去，费佳不住亲我的手，要我

饶恕他……我们打听到共有两次车，一次在清晨，一次在下午两点过五分。我们决定坐下午的车……我们大约九点回到家里。费佳显然想要再到赌场去，把身上所有的金币都带去；但因天已很晚，而且有我和他一起，他准备明天再去。到家之后，我们本准备收拾行李，但是却交谈起来。费佳开始争论，要我从现有的一百六十法郎中拿出一百法郎给他，那样最好。那样他就有可能赢钱，我们的命运就会好转。现在——他争论说——我们处境这样糟糕，简直是可怕。现在谁还能帮助我们呢？能够把我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的施主在哪里呢？费佳今天说他要写信给迈科夫，说明整个情况，请他给我们弄一百卢布。说尽管迈科夫本人没有钱，他可能设法弄到这笔钱。这种意见我觉得很不对头。我们怎么能用这种要求去麻烦迈科夫呢？我们怎么能让他给我们凑钱，这事他可能根本是办不到的啊！然后费佳降低要求到五十法郎，最后降到四十法郎。我见他不顾一切地要再试试运气。我怕他以后责备我剥夺了他赢钱的机会。他拥抱我，要我给他四十个法郎去赌最后一次。我没有办法。无论如何我们已经遭难了。所以最好还是满足他的愿望，把这四十法郎给他。因为如果我同意，他会觉得安静一些，不使自己这么苦恼。我们决定拖到明天再收拾东西，一早起来马上收拾。

星期五　1867.8.11　　十一点钟费佳到赌场去了。我一早把他的和我的箱子收拾起来，坐下给妈妈写信。写完信以后费佳回来了，说他不但输了我给他的四十法郎，而且把他的戒指当给莫伯特，把当的钱也输了进去……我想要责备他，但是他跪下来，请我饶恕他，说他自己是恶棍，怎么样惩罚他也不为过分，但是说我还得照样原谅他。不管输了钱我多么难过，我

还是得给他二十个法郎去赎回戒指。但当我们数钱的时候，发现必须把我的耳环当掉才够去日内瓦的钱……我给了他二十法郎，他好象高兴得了不得。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情，即当我们根本没有钱的时候，我给过他二十个法郎，并且告诉他可以去赌钱输掉，他永远忘记不了我这种好心肠。费佳到莫伯特店里去，把耳环当了一百二十法郎，预定两月以内来赎。他从那里拐到赌场去。我请求他为了上帝的爱不要在那里久呆；因为我们的火车很快就要开了。二十分钟之后他回家来说是输掉了。我叫他不要苦恼，还是帮我捆箱子……他出去雇马车。我们还有四十分钟就要开车了。他回来带回一个面包和半磅火腿，我们开始很快地吃起来。我从来没有这么快地吃过东西，费佳又不住地催我。我们两人全都筋疲力尽了。汗水从我们脸上流下来。我们坐马车到车站，买了去日内瓦的票，上了火车……



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日记中的有关日期

1867年4月14日　陀氏夫妇离开彼得堡到德国。

1867年4月19日　他们到达德累斯顿。

1867年5月4日　费·米·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汉堡去玩轮盘赌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留在德累斯顿。

1867年5月15日　费·米·陀思妥耶夫斯基自汉堡回到德累斯顿。

1867年6月21日　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巴登去，从6月22日住到8月11日。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事赌博。

1867年8月11日　陀思妥耶夫斯基动身去日内瓦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日记自1867年4月18日开始，到1867年8月12日截止。

回忆录选辑

他的最后一次轮盘赌

（1871）

费奥多尔经常谈到，如果我们在国外再多住些时候，他的才能就会遭到某种毁灭。他一想到自己不能养家就感到非常痛苦。我听到他这些话也感到一筹莫展。为了解除他的忧虑，冲淡他的愁闷心情（忧愁妨碍他集中精力工作），我采用了一种总是能使他散心高兴的办法。那时我们有三百来个塔勒，因此我说不妨到轮盘赌场试试运气。我谈到他既然偶尔也有赢的时候，就没有理由认为这回就不能时来运转。我当然对他赌赢并不抱任何希望，我对于失去这必然会丢掉的一百塔勒也很不情愿。但是我根据费奥多尔以前去赌场的经验得知，他在感情激动之后，在满足对冒险的渴望、对赌博的热情之后，回到家里就会平静下来；然后，感到赌赢的希望落空了，就会产生新的力量，坐下来写小说，过两个星期就会把损失补偿回来。我让我丈夫去赌博的设想使他高兴，他并不反对。他要到

威斯巴登去，在那儿呆一个星期，拿走一百二十个塔勒，讲好如果把钱输了，我把回程路费寄给他。象我预料的那样，他赌的结果是彻底输光。包括路费在内，一共花了一百八十个塔勒——根据我们的处境，这是一笔可观的款项。但是那一个星期他受到的残酷的折磨，对他影响很大，这使他下定决心，终生再不参加轮盘赌。1871年4月28日我的丈夫给我的信这样写道："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折磨了我十年的（更确切地说，自从我哥哥死去使我突然负债累累以来）那种肮脏的幻想已经破灭了。我以前总是盼望赢钱，认真地盼望，热切地盼望。现在那一切都过去了，结束了。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你相信我吗，安尼娅，现在我的手解放了。赌博是我身上的锁链，但是我要考虑工作了，再不象以前那样通宵达旦地梦想赌博了。"

费奥多尔能丢开轮盘赌吗，我当然还不能马上相信这种巨大的幸福。他以前答应过我那么多次不再赌博，都没有力量恪守诺言。但是这一次幸福实现了。这一次真的成了他最后一次轮盘赌。费奥多尔以后到国外旅行（1874，1875，1876，1879）时再没有到赌场去过一次。巴登不久真的禁止了轮盘赌，但是萨克森和蒙特卡洛还有轮盘赌桌。如果他想赌，路途再远的地方也挡不住他去。但是他不再迷恋赌博了。费奥多尔要通过轮盘赌赢钱的幻想好象是恶魔附体或疾病缠身，突然痊愈之后，就永不再犯了。他从威斯巴登回来，精神愉快，心情平静，立即坐下写他的小说《群魔》。他预见到我们回俄国去，在新的地方住下来，家庭人口又要增加，到那时候一切情况都不会允许他做很多工作。我丈夫的思想全部集中到展现在前面的这一新的阶段，想到亲戚朋友会是什么样子，在过去四年中一定改变了不少。至于他自己，他觉得观点和信念都有了

某种明显的变化。

1871年6月底，我们收到《俄国导报》为费奥多尔的小说寄来的稿费。于是我们一天也不耽搁，马上结束德累斯顿的事务（换句话说就是把东西赎出来，把债还清），整点行装。动身的前两天费奥多尔把我叫到他的房间，递给我好几捆很厚的、写在大页稿纸上的手稿，叫我烧掉。尽管这件事以前我们是谈过的，我总觉很遗憾，就请我的丈夫允许我随身带走。但是费奥多尔提醒我到俄国边境肯定要搜查，要把文稿拿走，那么，这些文稿就会象1849年逮捕他时当局没收的文稿一样，一去不复返了。我们还必须记住，在当局检查完费奥多尔的文稿以前，我们可能被扣留在韦治巴洛夫（国境）。考虑到我的健康情况和那些冒险，不管我丢开这些手稿多么难过，都不得不听从费奥多尔的坚决主张。我们点火把文稿烧掉了。就这样烧掉了《白痴》和《永恒的丈夫》的手稿。烧毁《群魔》的部分手稿使我特别难过，那代表着这部"有倾向性的"小说的最初的、与出版后小说并不相同的一个稿本。我只是设法把上述几部小说的笔记保留了下来：我把它们交给了我的母亲，她想等几个月以后到秋天回俄国去……



附：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妻子的最终戒赌信

给安·格·陀思妥耶夫斯卡娅

威斯巴登　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八日*

……你当然明白，我输光了，总共三十个银马克，都是你寄给我的。别忘记，只有你能拯救我，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热爱我了。也不要忘记，安尼娅，有些不幸本身就包含着惩罚。现在我边写边想：你会怎样？会引起你什么反应，别出什么事吧！此刻你如果可怜我，那就别可怜吧……

……今天发生的事是这样的：我先在中午一点收到你的信，但钱还没有拿到。于是我便回家，给你写了回信（一封卑

劣和不讲理的信，我在信里几乎是责备你）……信发走后，人家告诉我钱还没有到，这时已经三点半了。四点半我第三次前去，他才把钱给了我，对我的问题——“钱什么时候到的？”——他若无其事地回答说是两点左右到的。为什么我三点以后去的时候他不给我啊！当时，我看到必须等到六点半才能离开这里时，我便上赌场了。

现在，安尼娅，无论你信不信我，我要向你起誓，我当时并没有赌博的打算！为了使你相信我，我向你彻底坦白：当我发电报要你寄三十个银马克，而不是二十五个时，我只想用五个银马克去碰运气，而且这还不一定。我考虑，如果钱剩下的话，我终究是会带回来给你的。但我今天拿到三十个银马克后我并不打算去赌的原因有两个：一是你的信实在使我震惊，难以想象你会发生什么情况（我现在还在想）！二是我今天晚上梦见了父亲，形象可怕，我一生中只梦见过两次，预示了可怕的不幸，而且两次梦都应验了。（现在我想起三天前梦见你已白发苍苍时，我的心都沉下去了！天啊，当你收到这封信后，你会怎么样！）

到了赌场后我便站在赌台旁，开始在心里下注：我能否猜中？安尼娅，你知道结果怎样？连续十次都猜中了，甚至连空门也猜中了。我感到非常吃惊，于是便开始下赌注，五分钟内我就赢了十八个银马克。这时候，安尼娅，我就忘乎所以了：我暗中思忖，我乘最后一班火车离开，在法兰克福待一个晚上，总要带些东西回来才是啊！为了从你手里抢来的三十个银马克，我感到害臊！我的天使，你信不信，我幻想了整整一年，要给你买副耳环，至今我都未能归还给你。这四年中，你

为我把自己的一切东西都抵押出去了，而且随我漂泊异乡，思念祖国！安尼娅，安尼娅，也别忘记，我不是一个卑鄙的人，只是一个狂热的赌徒。

（安尼娅，你还要记住，现在这一幻想永远消失了。我过去也对你说过，它永远消失了，但我从未经受过我现在写信时所体验到的感情。啊，我已彻底和这一梦想决裂，我应感谢上帝有这种结果，虽然也带来如此的不幸，要是此刻不为你担惊受怕就好了。安尼娅，如果你恨我，那么记住，我现在很痛苦，还要痛苦三、四天！如果以后你在生活中发现我对你忘恩负义，那你就把这封信拿给我看！）

将近九点半，我输光了，我发狂似的走了出来，非常痛苦，于是马上向牧师奔去（别担心，我没有去，没有去，也不再去了！）。我在黑暗中，沿着陌生的街道向他奔去，一路上老是在想：他是上帝的牧师，我和他不是进行私人谈话，而是忏悔。但我在城里迷了路，当我到了我以为是一所俄国教堂的地方，小店里的人告诉我，这是一所犹太人的教堂。这象一桶冷水泼在我身上。我跑回家去；现在已是午夜，我坐着给你写信。（我不会到牧师那里去了，我起誓，决不去！）

我现在还有一个半银马克的零钱，打电报的钱（十五芬尼）还是有的，但我害怕。你怎么受得了！因此我决定写信，明天早晨八点发出，为了你能及时在星期日收到，我写上地址，而不是*存邮局待领*①……

安尼娅，最后一次救救我吧，给我寄三十个银马克。我会

① 原文为法文。

妥善安排，我将很节约。如果你能在星期日汇出（当天晚一点也没关系），那么我在星期二、最晚在星期三就能回来。

安尼娅，我跪在你的脚下，吻你的脚，我知道，你完全有权利鄙视我；因而也可以这样想：“他又会去赌的。”我以什么名义再向你起誓我不去赌了呢；我已经骗过你了。但是，我的天使，你要理解：难道我不知道，如果我再去赌的话，你就活不下去了！何况我也不是疯子！莫非我不知道，如果那样的话，我自己也完了。不会，不会，我决不会去赌了，我马上回来！请你相信。相信这最后一次，你不会为此后悔的。从今以后我要为你、为柳博奇卡工作一辈子，不吝惜自己的精力，你一定会看到，一定会看到，而且我一定会达到目的！保障你们的生活。

如果星期日来不及寄出，那么星期一早些寄来。这样我在星期三中午便可以到你们那儿了。如果星期日无法寄出，那也不必着急，不必为我想得太多，这样惩罚还太轻，我罪有应得！

不过我将怎么办！我的适应性非常强。不仅如此，我似乎在道德上获得了新生（我只对你和上帝这样说），如果这几天不为你感到痛苦，如果不是时刻想到：你会怎样？那么我甚至感到幸福。别以为我在发疯，安尼娅，我的天使，我的保护神！在我心上了却了一件大事，折磨我达十年之久的、可恶的幻想消失了[①]。十年来（或者更确切地说从我哥哥死后，我

---

① 据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回忆录中称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信中的誓言兑现了，他从此不再玩轮盘赌了。

突然负债累累的时候起）总是幻想赢钱。我曾经认真地、狂热地幻想着。现在这一切都已过去！这真正是最后一次！安尼娅，你相信吗，现在我的手脚自由了；原来我被赌博所束缚，今后我将考虑事业，而不是象过去那样整夜幻想赌博。因此事业会进行得更好也更顺利，上帝会赐福的！安尼娅，保持对我的美好感情吧，别恨我，不要中断对我的爱。现在我已新生，让我们共同前进，我将使你幸福！……